四朝聞見錄

附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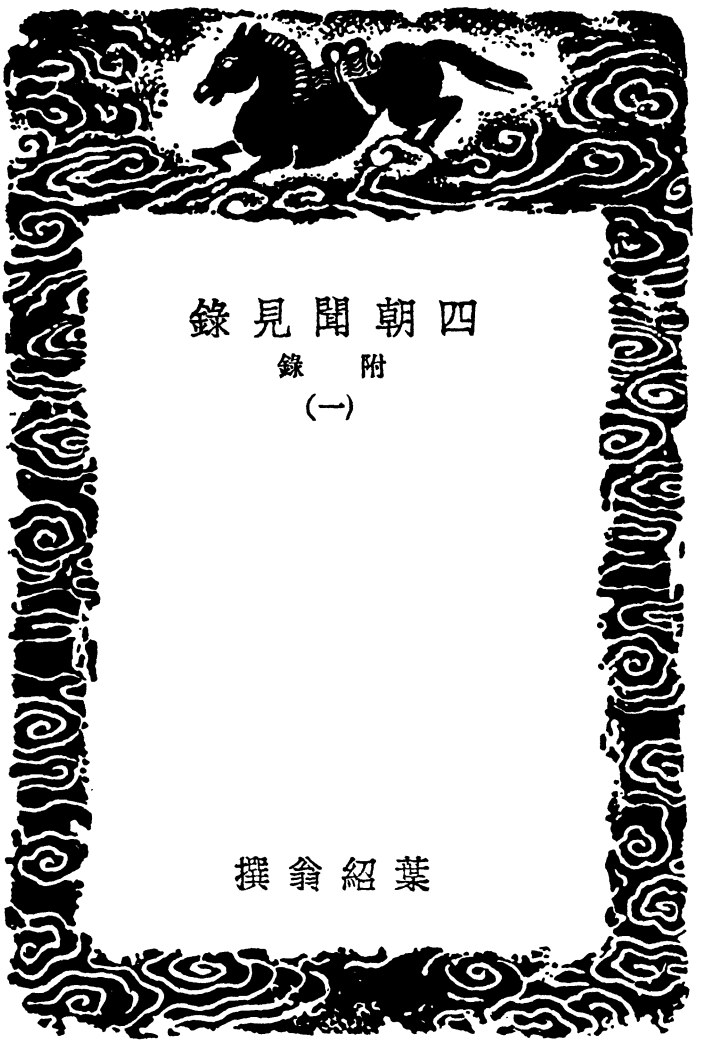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四朝聞見錄

附錄

(一)

葉紹翁撰

本館據知不足齋
叢書本排印初編
各叢書僅有此本

四朝聞見錄目錄

甲集

恭孝儀王大節
潘閬不與先賢祠
東萊南軒書說
考亭解中庸
慈湖疑大學
賜宴滁爵
大臣衣衣見百官
慶元六君子
衡魁廷尉
布衣入館
光堯幸徑山

憲聖擁立
光皇命駕北內
止齋陳氏
宏而不博博而不宏
胡紘李沐
制科詞賦三經宏博
詞學
武林山
高宗幸太學
中和堂御製詩
請斬喬相
三文忠
天子獄
華子西
劉三傑扶陛

請斬秦檜
請斬趙忠定
九里松用金字
壽星寺寒碧軒詩
夏執中扁牓
三省
南屏興教廢崖
天竺觀音
易安齋梅巖亭
五丈觀音
柳洲五龍王廟
張司封廟
忠勇廟
忠清廟制詞
徑山大慧

宏詞
文忠荅趙履常
徐竹隱草皇子制
昆命于元龜
考亭
洪景盧
趙忠定掄才
太學諸生宣綾紙
心之精神是謂聖
鄭節使酒過
史越王表
楊和王相字
朱趙謚法
乙集
高宗駐蹕

武林 二則
錢唐
洛學
吳雲壑
趙忠定
吳雲壑 二則
高宗御書石經
光皇御製
三王得
清湖陳仙
烏髭藥
光拙菴
萬年國清
皇甫眞人
孝宗召周益公

孝宗恢復
秦檜王繼先
楊沂中穴西湖
普安
楮券
憲聖不妒忌之行
光皇策士　二則
佑聖觀
莊文致疾
寧皇二屏
陸放翁
熊子復
越王陪位
高宗知命
憲聖擁立

攻媿樓公
翁中丞
張于湖
眞文忠居玉堂 二則
甲戌進士
函韓首
胡桃文鶉鴿色炭
王竹西駁論黃潛善汪伯彥
呂成公編文鑑
洪景盧編唐絕句
秦小相黃葛衫
秦夫人淮青魚
高宗好絲桐
黃振以琴被遇
倪文節請以諫議大夫入閣

去左右二字
宣政宮燭
柔福帝姬
技術不遇
劉騎邊報
陸石室
開禧兵端
丙集
褒贈伊川
虎符
逆曦僞服印
萬弩營
來子儀
朱希眞
寧皇進藥

秦檜待金使
眞文忠公謚議
恒超忠定詩
鶉鴿詩
宮鴉
田雞
史越王青詞
司馬武子忠節
張史和戰異議
寧皇登位
葉洪斥佞肖
景靈行香
王醫
高士
肅照畫

慈明
節度
注腳端明
禿頭防禦
賢良　續三則
高宗六飛航海
韋居士
九里松字
王正道
張通古
史文惠薦士
孝宗御製賜吳益
閩人訛傳兆域
天上台星
洞仙歌

方奉使
草頭古
二元
單夔知夔州
寧皇御舟
兩朝玉帶之祥
張公九成玉帶
史彌遠玉帶
丁集
寧皇卽位
慶元丞相
考異 五則
慶元黨
考異
文公諡議

覆議
慶元二年戒飭場屋付葉翥以下御筆
科舉爲黨議發策
嘉泰制詞
戊集
岳侯追封
考異
遺事
畢再遇
周虎
田俊邁
開禧施行韓侂胄御批黃牋
罷韓侂胄麻制
臣寮雷孝友上言
臣寮上言　二則

給舍繳駁論疏
尙書省牓
因韓黨詔諭中外百官
考異
侂胄師旦周筠等本末
韓勢敗笑鑒
閱古南園
南園記考異
四夫人
滿潮都是賊
逆曦歸蜀
優伶戲語
侂胄助邊
韓墩黎
黃胖詩

劉淮題韓氏第
西湖放生池記
犬吠村莊
考異
李季章使金詩
淮民漿棗
浦城鄉校芝草之瑞
臺臣用謠言
好女兒花
祕書曲水硯
附王大令保母帖題跋

四朝聞見錄甲集

宋　龍泉葉紹翁　撰

恭孝儀王大節

恭孝儀王諱仲湜。王之生也。有紫光照室。及視則肉塊。以刀剖塊。遂得嬰兒。先兩月。母夢異人來告。當生貴子。帝北狩。六軍欲推王而立之。仗劍以卻黃袍。曉其徒曰。自有眞主。其徒猶未退。則以所仗劍自斷其髮。其徒乂未退。則欲自伏劍以死。六軍與王約。以踰月而眞主不出。則王當卽大位。王陽許而陰實款其期。未幾高宗卽位於應天。王聞闕渡南。上屢嘉歎。王祭濮園。嘗自贊其容曰。熙寧六載。歲在癸丑。月當孟夏。二十有九。予乃始生。濮祖之後。性比山麋。貌同野叟。隨圓就方。似無惟有。惟忠惟孝。不汚不苟。皓月淸風。良朋益友。湛然靈臺。確乎不朽。不汚不苟。蓋自敍其推戴事也。嘗遊天竺。有山禽忽驚起。衝落半巖花之句。

按二句。是劉禹錫甘棠館詩。

葬西湖顯明寺子孫視諸邸最爲繁衍蓋恭孝之報云

潘閬不與先賢祠

潘閬居錢塘。今太學前有潘閬巷。【原注】俗呼爲潘郎。閬工唐風。歸自富春。有漁浦風波惡。錢塘燈火微。一作漁浦風浪急。龍山燈火微。

之句。識者稱之。唯落魄不檢。爲秦王記室參軍。王坐罪下獄。捕閻急甚。閻自髡其髮。易緇衣。持磬出南薰門。上怒既怠。有爲閻說上者曰。閻不南走粵。則北走胡爾。惟上招安之。上旋悟時。閻已再入京。敕授四門助教。閻以老嬾不任朝謁爲辭。自封還敕命。時文法踈簡。猶若此。未幾。論者謂閻終秦黨。語多怨望。編置信上。至信上。勺道旁聖泉題詩柱上曰。炎天□□熱如焚。恰恨都無一點雲。不得此泉□□□。幾乎渴殺老參軍。按後村詩話云。信州道旁有泉一泓。清有詩牌云。炎炎亭午暑如焚。卻恨都無一點雲。六月騎驢來到晚。幾乎渴殺老參軍。潘逍遙詩也。能改齋漫錄云。潘閬題資福院石井。炎炎長日樹將焚。卻恨都無一點雲。强跨蹇驢來到得。皆疑渴殺老參軍。詩俱小異。○又按宋劉咸淳臨安志引此條。潘詩亦脫五字。知此書在當時已無善本矣。猶稱記室舊銜也。先是盧多遜與潘善。故有四門之命。多遜譖趙普不行。普相多遜。罷故閻終不免。嘉定間。臨安守建先賢祠（一作堂）於西湖。欲祀閻於列。有風不宜預者。遂黜閻。事見祠記。【原注】進德行而退文藝。先節義而後功名。

東萊南軒書說

考亭先生嘗觀書說。語門人曰。伯恭【原注】東萊字。直是說得書好。但周誥中有解說不通處。只須闕疑。熹亦不敢強解。伯恭卻一向解去。故微有尖巧之病也。是伯恭天資高處。卻是太高。所以不肯闕疑。又謂南軒酒誥一段。解天降命天降威處。誠千百年儒者所不及。今備載南軒之說。酒之爲物。本以奉祭祀供賓客。此

卽天之降命也。而人以酒之故。至於失德喪身。卽天之降威也。釋氏本惡天降威者。乃併與天之降命者去之。吾儒則不然。去其降威者而已。降威者去。而天之降命者自在。如飲食而至於暴殄天物。釋氏惡之。而必欲食蔬茹。吾儒則不至於暴殄而已。衣服而至於窮極奢侈。釋氏惡之。必欲衣壞色之衣。吾儒則去其奢侈而已。至於惡淫慝而絕夫婦。吾儒則去其淫慝而已。釋氏本惡人欲。併與天理之公者而去之。吾儒去人欲。所謂天理者昭然矣。譬如水焉。釋氏惡其泥沙之濁。而窒之以土。不知土旣窒。則無水可飲矣。吾儒不然。澄其沙泥。而水之澄清者可酌。此儒釋之分也。

考亭解中庸

考亭解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曰。命猶令也。性卽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修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爲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之所以爲人。道之所以爲道。聖人之所以爲教。原其所自。無一不本於天。而備載【原注】一無載字。於我矣。眞文忠公【原注】德秀。觀考亭之解。以爲生我者太極也。成我者先生也。【原注】謂考亭。吾其敢忘先生乎。考亭之門人劉靜春。字季文。號靜春。與文忠爲友。而輩行過之。乃大不取其師之說。其自爲論。則

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惟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謂之性而貴于物焉湯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常性吾夫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是則人之性豈物之所得而儗哉或疑萬物通謂之性奚獨人愚曰是固然矣然此既曰性則有氣質矣又安可合人物而言以自汨亂其本原也凡混人物而爲一者必非識性者也今皆不取至如孟子道性善亦只謂人而已文忠公與靜春辨各主其說或當燕飲旅酬之頃靜春必與公辨極而爭起公引觴命靜春曰某竊笑漢儒聚訟吾儕豈可又爲後世所笑姑各行所學而已劉猶力持其說不已著爲就正錄云昔子思作中庸篇端有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專言乎人而不雜乎物也其發明性命開悟天下後世至矣而或者必曰此兩句兼人物而言嗟夫言之似是而差也嘗考古先聖賢凡言性命有兼人物而言者有專以人言而不雜乎物者易之乾彖曰各正性命樂記亦曰則性命不同矣是乃兼人物而言然既曰各有不同則人物之分亦自昭昭假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或兼人物而言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當如告子之見告子孟子之高弟彼其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固無足取至於生之謂性孟子辨焉而未詳得無近是而猶有可取者耶善乎朱文公闢之曰告子徒知覺運動之蠢然者人與物同而不知仁義禮智之粹然者人與物異此其一言破千古之惑我文公眞有大功於性善如此文忠已不及登文公之門聞而知之者也其讀中庸默與文公合靜春見而知之者乃終不以先生之說中庸爲是何歟予嘗聞陸象山門人彭【原注】不記名謂予曰告子不是孟子弟子弟子俱姓名之告子獨稱子者亦是與孟子同時著書之人象山

于告子之說。亦未嘗深非之。而或有省處。象山之學雜乎禪。考亭謂陸子靜滿腔子都是禪。蓋以此。然告子決非孟子門人。嘗風靜春去高弟二字。

慈湖疑大學

考亭先生解大學誠意章曰。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一於善而毋自欺也。一有私欲。實乎其中。而爲善去惡。或有未實。則心爲所累。雖欲勉強以正之。亦不可得。故正心者必誠其意。慈湖楊氏讀論語有毋意之說。以爲夫子本欲毋意。而大學乃欲誠意。深疑大學出於子思子之自爲。非夫子之本旨。此朱陸之學所以分也。然夫子之傳。子思之論。考亭先生之解。是已于意上添一誠字。是正慮意之爲心累也。楊氏應接門人著撰碑誌。俱欲去意。其慮意之爲心累者。無異于夫子子思。考亭先生。而欲盡去意。則不可。心不可無。則意不容去。故考亭先生謂意者心之所發。實其心之所發。欲一于善而已。既曰誠意矣。則與論語之毋意者相爲發明。又何疑於大學之書也。故考亭先生以陸學都是禪。頭頭俱差。而陸氏則謂考亭先生失之支離。鵝湖之會。考亭有詩。其略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沈。陸復齋云。留情傳註翻荊棘。著意精微轉陸沈。象山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轉浮沈。蓋二氏之學可見矣。慈湖第進士。主富陽簿。象山陸氏。猶以舉子上南宮。舟泊富陽。楊宿聞其名。至舟次迎之。留廳舍。晨起揖象山而出。攝治邑事。象山於　有自信處否。（按文義此處脫落似不止二字。）學者曰。只是信幾箇子。曰。象山徐語之曰。漢儒幾箇

杜撰子曰足下信得過否學者不能對卻問象山曰先生所信者信個什麼象山曰九淵只是信此心(顯)塘謂予曰那學子應得也自好只是象山又高一著此老極是機辨然亦禪也慈湖又改周子太極圖爲※以爲周子之說詳簡之說易其意蓋不取無極之說以爲道始于太極而已亦源流于象山云

賜宴滁爵

賜酒羣臣無滁爵之文孝宗錫宴內朝丞相王淮涕流於酒已則復縮涕入鼻時吳公琚兄弟亦預宴上見其飲酒輒有難色微扣左右知其故後有詔滁爵滁爵自淮始

大臣衩衣見百官

大臣見百官主賓皆用朝服時伏暑甚丞相淮體弱不能勝至悶絕上亟召醫疾有閒復有詔許百官以衩衣見丞相自淮始

慶元六君子

趙忠定橫遭遷謫去國之日天爲雨血京城人以盆盎貯之殷殷然太學諸生上封事叩閽正甚急俄聞欲斬其爲首者寧皇只從聽讀當時同衙上者六人世號爲六君子曰周端朝曰張衡曰徐範曰蔣傳林仲麟楊宏中皆併出惟周受禍略備【原註】後至不能嗣韓亦慘矣初自廷尉聽讀衢州已次半道有旨再赴廷尉周始自分必死時憲聖在上韓猶不敢殺士故欲以計殺之周竟不死復聽讀永州杜門教授生徒後以韓誅放

還。復籍于學。爲南宮第一人。自外入爲國子錄。以女妻富陽令李氏子。親迎之夕。有老兵持諸生刺以入。周曰。正用此時來見耶。爲我傳語來日相見於崇化堂矣。諸生不肯退。曰。我爲國錄身上事來。有書在此。書入乃備述李爲史氏云云。恐他時先生官職駸駸天下以爲出于李氏。周愕甚入。則已奏樂行酒。周亟起告女以故。女以疾遽冀展日定情。李氏子惘然登車去。富陽令大怒。訴于臺。因劾周去。復入爲太學博士。自文忠公去國時。猶有樓公昉。危公稹。蕭公舜舍。陳公虙。絜齋袁公燮。慈湖楊公簡。相與直言于朝。俱以次引去。周由博士不十年至從列。庚辰京城災。論事者衆。周語予曰。子可以披腹呈琅玕矣。予戲對之曰。先生在。紹翁何敢言。

衞魁廷尉

衞公涇字清叔。吳門石浦人。先五世俱第進士。至公爲廷唱第一人。策中力陳添差贅員之弊。上敕授添差州僉幙。公卽入劄廟堂。以爲身自言而自爲可乎。有旨待詔與僉幙正闕。公已赴越任。聞會親友玩牡丹。謂第一花人尚貴之。吾亦宜自貴重可也。先是廷唱一人任僉幙垂滿。必通書宰相爲謝。然後遇次榜廷唱。放召命。以某日降旨入修門。公以通書宰相非是。唯任其遲速可也。時王淮當國。殊以不通書爲訝。雖已降召命。而不與降入國門引入見指揮。公翩翔于江上六合塔下。幾三月不得見。適鄭公僑以吏郎召。與公遇塔下。鄭寒暄畢。卽問曰。清叔何爲在此。公語之故。鄭引見畢。卽直詣都省門面詰丞相。丞相情

見詞屈曰某幾乎忘了翌日降旨趣公見公既俱史相誅韓旋用故智又欲去史史爲景憲太子舊學太子知其謀于內遂以告史御史中丞章良能彈公良能公所厚也疏入猶未報章用臺吏語緘副疏以示公公車至太廟下得章所緘語謂使云傳語中丞我今卽出北關矣史以公宿望不敢貶置唯秩以大閫不復召矣餞召文象祖以史故于廣坐中及公云初謂衞淸叔一世人望身爲大臣顧舊韓侂胄螺鈿髹器然則公之罪亦微矣其客于有成嘗授經于公初于猶爲士時公已罷政提舉洞霄宮遺于以書外緘題書拜上省元下惟具銜至幅內則稱拜覆不備題曰省元學士先生蓋得前輩體又客曰迂齋樓公昉往往代公箋啓又客曰輔漢卿嘗陪公閒話亦及道學又客曰王大受迹頗疎于三客亦未嘗遊公之燕閤良能旣逐公去因及其四客于後位至司業樓位至宗簿封事輪對有直諒聲輔嘗從考亭先生遊晚以弁服終王以忤攻媿樓公故得罪後謫邵武終焉有易齋詩水心先生爲之序稱許過于四靈衞公垂歿乞勿田澱湖一疏眞體國大臣也

布衣入館

震澤王蘋少師事龜山高宗宿聞其名又以諸郎官力薦駕幸吳門起召賜對以布衣賜進士出身正字中祕制曰朕於一時人才苟得其名目稍有自見往往至于（一無于字）屢試而治不加進于是從而求所未試者至於巖穴之士庶幾有稱意焉爾學有師承親聞道要蘊櫝旣久聲實自彰行誼克修溢于朕聽延見

訪問。辭約而指深。師友淵源。朕所嘉尙。賜之高第。職是校讎。豈特爲儒者一時之榮。蓋將使國人皆有所矜式。勉行而志毋負師言。上意蓋謂龜山也。王既入館。猶子誼年方十四歲。於書塾拈紙作御批曰。可斬秦檜以謝天下。爲僕所持索千金。王之父不能從。族子謂之曰。予金則返。批批返而後別議僕罪。千金可返也。其父亦不能從。僕遂持以告有司。有司懼檜耳目。不敢隱。驛聞于朝。詔赴廷尉。獄具伏罪。當誅。檜閱其牘。審知年十四。翌日言之上。上赦其幼。編置象臺。能詩文。聚徒貶所。檜死。得歸。治生產。有緒。蘋本將階大用。以猶子故。旋以他事爲言者所列。坐廢于家云。

光堯幸徑山

光堯幸徑山。憩于萬木之陰。顧問僧曰。木何者爲王。僧對曰。大者爲王。光堯曰。直者爲王。有杉小而直。因封之。光堯爲龍君。炷香。有五色蜥蜴出于塑像下。從光堯左肩直下。遂登右肩。旋聖體者數四。又拱而朝。亦數四。光堯注視久之。蜥蜴復循憲聖聖體之半。拱而不數。時貴妃張氏。亦綴憲聖。覬蜥蜴旋繞。僧至諷經嗾之。憲聖亦祝曰。菩薩如何不登貴妃身。蜥蜴終不肯。竟入塑像下。妃慚沮不復有私利。徑山有二事。東坡宿齋扉。夜有叩門者云。放天燈人歸。則天燈之僞不待辨。蜥蜴亦僧徒以缶貯殿中。施利者至。則嗾蜥蜴旋繞。天燈之事僧徒本爲利。既爲利。則必嗾蜥蜴登妃身。彼視君后妾。爲何事（語似有脫誤）龍山閒（語有脫誤）移天目。從礎下小石竅往來。又有龍君借地之說。至不敢聲鐘鼓。皆疑其徒附會。故不書。

憲聖擁立

憲聖既擁立光皇。光皇以疾不能喪。憲聖至自爲臨奠。攻媿樓公草立嘉王詔云。雖喪紀自行于宮中。然禮文難示于天下。蓋攻媿之詞。憲聖之意也。天下稱之。先是吳琚奏東朝云。某人傳道聖語。敢不控竭竊觀今日事體。莫如早決大策。以安人心。垂簾之事。止可行之旬浹。久則不可。願聖意察之。憲聖曰。是吾心也。翌日並召嘉王暨吳興入。憲聖大慟不能聲。先諭吳興曰。外議皆曰立爾。我思量萬事。當從長。嘉王長也。且教他做。他做了你卻做。自有祖宗例。吳興色變。拜而出。嘉王聞命驚惶欲走。憲聖已令知閤門事韓侂胄掖持使不得出。嘉王連稱告大媽媽。【原注】憲聖。臣做不得做不得。憲聖命侂胄取黃袍來。我自與他著。王遂斁。侂胄肘環殿柱。憲聖叱王立侍。因責王以我見你公公。又見你大爹爹。見你爺。今又卻見你。言訖泣數行下。侂胄從旁力以天命爲勸。王知憲聖聖意堅且怒。遂衣黃袍。亟拜不知數。口中猶微道做不得。侂胄遂掖王出宮。喚百官班宣諭宿內前諸軍。以嘉王嗣皇帝已卽位。且草賀驟聲如雷。人心始安。先是皇太子卽位於內。則市人排舊邸以入。爭持所遺。謂之掃閤。故必先爲之備。時吳興爲備。獨嘉王已治任判福州。絕不爲備。故市人席捲而去。王既卽位。翌日侂胄侍上詣光皇問起居。光皇疾有閒。問是誰。侂胄對曰。嗣皇帝光宗瞪目視之曰。吾兒耶。又問侂胄曰。爾爲誰。侂胄對知閤門事臣韓侂胄。光宗遂轉聖躬面內。時惟傳國璽猶在上側。堅不可取。侂胄以白慈懿。慈懿曰。既是我兒子做了。我自取付之。卽光宗臥

內拏。寧皇之立。憲聖之大造也。三十六年清靜之治。憲聖之大明也。琚亦有助焉。文忠眞公跋琚奏藁于忠宣堂云。觀少保吳公密奏遺藁。其盡忠王室。可以對越天地而無愧。歎仰久之。丙子夏至富沙眞德秀書。伾胄陰忌琚。以憲聖故。故不敢行忠定德謙事。賞花命酒。每極歡劇。閒語吳曰。冐爲成都行乎。吳對以更萬里遠亦不辭。韓笑謂曰。只恐太母不冐放兄遠去。然猶偏帥判 一作明 似誤 荊襄鄂。再判金陵。終于外云。韓誅趙氏訟冤于朝。公之子鋼亦以公密奏藁進。時相疑吳爲韓氏至姻。故伸趙而不錄吳云。

光皇命駕北內

布衣謝岳甫閩士也。當光宗久缺問安。羣臣苦諫。至比上爲夏商末造。上益不悅。岳甫伏闕奏書。謂父子至親。天理固在。自有感悟開明之日。何俟羣臣苦諫。徒以快近習離間之意。但太上春秋已高。太上之愛陛下者。如陛下之愛嘉王。萬一太上萬歲之後。陛下何以見天下。書奏上爲動。降旨翌日過宮。當是之時。岳甫名震于京。同姓宰相有欲竢上已駕。卽薦以代己者。止齋陳氏傅良時爲中書舍人。於百官班中。顯竢上出。上已出御屏。慈懿挽上入曰。天色冷。官家且進一杯酒卻上輦。百僚暨侍衞俱失色。傅良引上裾請毋入。已至御屏後。慈懿叱之曰。這裏甚去處。你秀才門要斫了驢頭。傅良遂大慟于殿下。慈懿遣人問之曰。此何理也。傅良對以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傅良去。謝遂報罷。先是岳甫嘗上書孝宗。請恢復。不報。謝娶孫氏。孫已死。謝發其線篋。乃謝所上書副本也。謝嘗以副本納要路。不知孫氏何自致

之。謝益感愴。閩士林自知觀過。與謝同遊于京學。以詩一絕爲紀其事。末二句云。漢皇未下復讎詔。柰此匹夫匹婦何。林已賦詩同舍莫有能繼者。林號爲名儒。仕至史館校勘糧料院終于官。

止齋陳氏

止齋陳氏傅良。字君舉。永嘉人。早以春秋應舉。俱門人蔡幼學行之。遊太學。以蔡治春秋。浸出己右。遂用詞賦取科第。詞賦與進士詩爲中興冠。然工巧特甚。稍失三元衡鑒正體。故今舉子詞賦之失。自陳始也。奏疏洞達其衷。經義敷暢厥旨。尤長于春秋周禮。考亭視爲畏友。嘗謂門人曰。以伯恭君舉陳同父合做一個。方纔是好。猶不及水心先生。蓋水心能行不倖。而學業未能如晚年之大成。故考亭先生特謂其強記博聞。未見其便止。考亭先生見其止也。當與三子並稱。而且有所優劣矣。考亭先生晚註毛詩。盡去序文。以彤管爲淫奔之具。以城闕爲偸期之所。止齋得其說而病之。謂以千七百年女史之彤管。與三代之學校。以爲淫奔之具。偸期之所。私竊有所未安。獨藏其說。不與考亭先生辨。考亭微知其然。嘗移書求其詩說。止齋答以公近與陸子靜鬬辨無極。又與陳同父爭論王霸矣。且某未嘗註詩。所以說詩者。不過與門人學子講義。一云與門人爲舉子講義。今皆毀棄之矣。蓋不欲佐陸陳之辨也。今止齋詩傳方行於世。云建安袁氏申儒爲公門人。序其傳末。止齋實爲寧王舊學。上嘗思之。語韓侂胄曰。陳某今何在。卻是好人。侂胄對上曰。臺諫曾論其心術不正。恐不是好人。上曰。心術不正。便不是好人耶。遂不復召用。止齋立朝大節。俱無愧

于師友。至光皇以疾缺北宮禮。其諫諍有古風烈。嘉王之立。止齋以耆學亦有贊策功。陀於韓氏。遂不果大拜云。

宏而不博博而不宏

眞文忠公。留公元剛。字茂潛。俱以宏博應選。時李公大異校其卷。於文忠卷首批云。宏而不博。于留卷首批云。博而不宏。申都臺取旨時。陳自強居廟堂。因文忠妻父善相。識文忠爲遠器。力贊韓氏二人俱眞異等。是歲毛君自知爲進士第一人。對策中及朝廷設宏博以取士。今謂之宏而不博。博而不宏。非所以示天下。然猶眞異等何耶。至文忠立朝時。御史發其廷對日力從臾恢復事。且其父閱卷。遂駁眞五甲勒授監當。後廟堂授以江東幹幕。終文忠之立朝。言者論之不已。後終不得起。南岳劉君克莊潛夫。以詩悼其亡云。至尊殿上主文衡。豈（集作誰）料臺中有異評。後（集作垂）二十年纔入幕。隔（集作後）三四牓盡登瀛。白頭親痛終天訣。丹穴雛方隔歲生。策比諸儒無愧色。只（集作自）緣命不到公卿。毛策力主恢復。故劉寓微詞云。劉詩登瀛之句。謂袁蒙齋也。毛流泊以死。眞公卒爲名卿。留以使酒任氣。爲言者屢以聞。然該敏貫洽。近代相門子弟未有也。文忠初甚與之契。中年對客語。留則愀然不悅。先是永嘉劉錫祖父。掩據羲之墨池。且百年後爲世僕所發。公斷其廬得池于劉。臥內。劉氏遂衰。其臨政操斷皆類是。故謗者亦不恕。嘗得方巖王公簡復士人周儀甫書云。納去茂潛書。雖儀甫不待老夫之囑。茂潛永嘉之政。苦千將莫邪新發于硎。

不可干之以私。又云近來墨池事最偉。

胡紘李沐

初紘試宰還謁忠定。同時見者。忠定同郡人某。亦趙氏。趙知忠定不事修飾。故易敝巾垢衫敗屨以見。且能昌誦忠定大廷對策。忠定於稠人中首與之語。且恨同姓同郡而曾未之識。次至紘。進自敍科第。嘗階上游冀歸裏列。忠定愀然曰。若廟堂盡以前名用士。則或非前名與不由科第者何由進。神色不接。紘未謁忠定。嘗迂道謁考亭先生于武夷精舍。先生待學子惟脫粟飯。至茄熟則用薑醯浸三四枚共食。胡之至考亭。先生遇禮不能殊。胡不悅。退而語人曰。此非人情。隻雞樽酒。山中未爲乏也。道出衢。從太守覓舟。客次偶與水心先生遇。時猶未第。紘氣勢凌忽。若宿與之不合者。厲聲問先生曰。高姓仙里。先生應之曰。永嘉葉適。紘又詰之曰。足下何幹至此。先生對曰。親病求醫。紘笑以手自搖紫窄帶歎曰。此所謂親病在牀。入山采藥。先生憮然莫知其所以見訝者。會太守素稔先生名。遂命典謁語胡小竢。先請葉學士。【原注】即水心。胡尤不平。沐爲名臣李公士顓子。李公閒居龜溪。去都最近。沐以大臣子試二令。適從忠定謁告爲親壽會。上亦當遣中使賜藥餌。忠定欲榮沐。諭以就持歸以賜。沐對以遣使舊禮也。恐不可以沐人子之榮而廢遣使。忠定不樂。頗以語侵沐。韓侂胄欲圖忠定。而莫有助之者。謀之于某官。某詰侂胄曰。公留某則可圖趙。韓遂于上前力留之。後竟拜相。某官既爲韓留。則力薦紘。沐遂誣忠定爲不軌。紘代擊考亭

先生誣以歐陽公被謗事又斥其輒廢校舍爲宅論水心先生所著進策君德論以爲無君紘文遍柳柳州沐詩文洒脫晚一無晚字著易頗契奧旨其初未必盡出于媚韓也其積忿嫉者已久臨大議頃不能平心耳鞏栗齋豐亦以舍選前列謁丞相京鏜自敍其事京對鞏者無異于忠定對紘鞏賢者也嘗歎京言之是未嘗怨尤惜其不得紘位近時林一作凌次英以甲科第四人偃蹇半世始得掌故都司聶善之面戒之云翌日君謝丞相但須遜謝垂晚得祿切不可一字及科第居今之世爲士大夫者亦不可不知此

制科詞賦三經宏博

本朝廷對取士用賦而不示其所自出【原注】省試命題亦然眞宗以卮言日出試士于廷孫何等不究厥智賦莫能就遂昧死攀殿陛而上請所出與大意眞宗不以爲罪揭示所出及大意謂卮潤也是歲以何爲狀頭其後諸生上請有司揭示皆始于此王安石以三經取士遂罷詞賦廷對始用策先是葉祖洽夢神人許之爲狀頭惟指庭下竹一束謂之曰用此則爲狀元葉不解其意及用策取士葉果爲首竹一束乃策【原注】又夢中神爲設狗肉片爲狀字定數如此葉因鄉人黃裳勸神宗講知上意深喜孟子嘗以語葉故葉對策始終援孟子以爲說先是荆國王安石嘗賦詩試闈中云當時賜帛倡優等今日掄才將相中蓋已嫉詞賦之弊後因蘇

子由策專攻上身。安石比之谷永。又因孔常父用策力抵新法。安石遂有罷制科之意。哲宗策士。因語近臣曰。進士試策。文理有過于制科者。大臣皆熙寧黨。遂力主罷制科議制科。詞賦既罷。而士之所習者。皆三經。所謂三經者。又非聖人之意。惟用安石之說以增廣之。各有套括。於是士皆不知故典。亦不能應制誥駢儷。選蔡京患之。又不欲更熙寧之制。於是始設詞學科。試以制表。取其能駢儷。試以銘序。取其記故典。自南渡以後。始復詞賦。孝宗始復制策。而詞學亦不廢。

詞學

洪氏遵試克敵弓銘。未知所出。有老兵持硯水密謂洪曰。卽神臂弓也。凡制度輕重長短。無不語洪。有司以爲神。洪獨不記太祖卽位之三年作神臂弓以威天下。何耶。寧皇試宏博之士于類試所。時徐鳳少監。與今宗簿劉澹然俱試。徐訪知主司有欲出唐歷八變序者。合用一行禪師山河兩界歷以爲據。時鮑明法華字澣之爲廷評。明于歷學。且朝廷方用以修歷。鮑爲劉里人。徐謂劉曰。君盍訪鮑。借兩界歷。吾二人共之。劉唯唯。翌日訪鮑。得兩界歷。具知其詳。不復與徐共。及試已迫。徐自訪鮑借歷。鮑語徐曰。只有一草本。從周【原注】劉字持去數日矣。及試之日。果出歷序。劉甚得意。自以爲卽神臂弓。比徐于敍末但略云。亦有一行兩界歷。以非正史所載故不書。時秘書陳璧閱卷。陳素不習詞學。閱劉卷方以獨用山河歷事爲疑。又閱徐卷。謂非正史所載。批劉卷首云。六篇精博。文氣亦作者。但不必用山河兩界事。似失之贅。是歲劉

徐俱黜。其後徐又試六篇俱精詣。代嗣王謝賜玉帶表。用禮記孚尹二字。以尹爲平聲。凡用經釋音。當以首釋爲證。用史釋音。當以末釋爲證。徐用第二音。故主司疑其平側失律。然徐非失黏。但用于隔聯上一句四字內。亦何傷于音律。主司過矣。公論屈之。余嘗訪眞文忠公席間。偶叩以今歲詞學有幾人。文忠荅以試者二十人。皆曾來相訪。昨某閒教人謄得貢院草卷本出來。內一卷佳甚。且自純瑩。此人如何不來見某。且如謝賜金水滴硯尺破題。便用品字。如此之類。某在試闈考校。必是圈出。蓋不特此。自是六篇純瑩。天下固有人才。予謂文忠曰。莫是徐子儀【原注】徐宇。卷文忠曰。文字相似。恐子儀未到這般純瑩處。揭示則徐卷也。徐試三家星經序。備記甘公巫咸石申夫歲星順逆與今紅黃黑所圈。主司驚異。已賓異等。而末篇贅用周禮巫【原注】音筮。咸爲證。遂申都臺付國子監看詳。徐眞本共習此科。且同硯席。文忠已中異等。爲玉堂寓直。徐三試有司始中。文忠立朝。徐猶爲親奉祠。反爲冷官。眞出漕江東。徐始得掌故。徐後亦寓直玉堂。官至列監。遲速皆命也。徐奉祖母孝稱于鄉。惜乎不及文忠之榮親云。

武林山

余嘗考晉書地理志。錢唐有武林山。舊圖經云。在縣西十五里。高九十二丈。周迴一十二里。又名曰靈隱。錢唐令劉道眞錢唐記。太子文學陸羽靈隱記。夏竦靈隱寺捨田記。翰林院學士胡宿武林寺記。皆云武林山卽靈隱山。舊圖經云。武林山在錢塘縣舊治之北半里。今錢塘門裏太一宮道院高士堂後土阜是

也。新圖經云或云錢塘門裏太一宮道院後虎林山。一名武林山。然典籍無所考據。余嘗竊笑舊圖經既云有武林山。又名靈隱矣。又云錢塘門裏有虎林山。則是武林自爲一山。虎林又爲一山。城裏是虎林。城外是武林。著爲圖經者。未嘗知武林避唐諱也。又云西湖其源出于武林山。則正合攻媿武林山出武林水矣。不應今城中太一宮有泉通西湖也。舊圖經皆近之。但以不考避唐諱。未免疑武林虎林爲二山矣。詳見于下卷。【原注】其事無關于世。固似不必辨。蓋太一爲聖駕款謁之所。以此資備顧問者。

高宗幸太學

紹興十四年三月乙巳。高宗祇謁先聖。止輦大成殿門外。降登步趨。執爵奠拜。視貌像翼翼欽慕。復幸太學。御崇化堂。頒示手詔。示樂育詳延之誠意。命國子司業臣等。因講周易泰卦。賜羣臣諸生坐聽講說。上首月者再。復遷玉趾。俯臨養正持志二齋。顧瞻生徒肄業之所。徘徊久之。上之幸齋也。本幸養正齋。養正齋與持志齋相鄰。齋生正倖恩典。遂力邀駕幸持志。上憐其意而幸之。自後未幸學之先。上欲幸齋。必預敕齋名。摭截唯謹。恐其復邀駕覬恩也。

中和堂御製詩

中和堂在郡治。建炎三年四月壬戌。高宗幸焉。御製詩云。六龍轉淮海。萬騎臨吳津。干者本無外。駕言蘇遠民。瞻彼草木秀。感此瘡痍新。登堂望稽山。懷哉夏禹勤。神功既盛大。後世蒙其仁。願同越句踐。焦思先

吾身艱難務遵養聖賢有屈伸高風動君子屬意稚蠡臣堂北又有清風亭御書其楹云斯堂特偉之觀無愧上都薰風南來我意雖快願與庶人共之後因改爲偉觀聖意駐蹕決于此詩

請斬喬相

文忠眞公奉使金廷道梗不得進止于盱眙奉幣反命力陳奏疏謂敵既據吾汴則幣可以絕朝紳三學主眞議甚多史相未知所決喬公行簡爲淮西漕上書廟堂云云謂強韃漸興其勢已足以亡金金昔吾之讎也今吾之蔽也古人脣亡齒寒之轍可覆宜姑與幣使得拒韃史相以爲行簡之爲慮甚深欲予幣猶未遣太學諸生黃自然黃洪周大同家楨徐士龍等同伏麗正門請斬行簡以謝天下

三文忠

歐陽子謚文忠京丞相鐏以善事韓亦謚文忠後以公論謂不宜以謚歐陽者謚鐏改謚文穆無名子作詩曰一在廬陵一豫章文忠文穆兩相望大家飛上梧桐樹自有旁人說短長眞文忠初謚也謚議未上有疑其太過者欲以王梅溪之謚謚公公之子志道以政府祭公文皆謂公無愧于歐陽未嘗比予父以梅溪也政府無復辨竟用初謚云鐏後以論者併文穆去之

天子獄

永康之俗固號珥筆而亦數十年必有大獄龍川陳亮既以書御孝宗爲大臣所沮報罷居里落魄醉酒與邑之狂士甲命妓飲于蕭寺目妓爲妃旁有客曰乙欲陷陳罪則謂甲曰既册妃矣孰爲相甲謂乙曰

陳亮爲左乙又謂甲曰何以處我曰爾爲右吾用二相大事其濟矣乙遂請甲位于僧之高座二相奏事訖降階拜甲甲穆然端委而受妃遂捧觴歌降黃龍爲壽妃與二相俱以次呼萬歲蓋戲也先是亮試南宮何澹校其文而黜之亮不能平偏語朝之故舊曰亮老矣反爲小子所辱澹聞而銜亮未有間時澹已爲刑部侍郎乙探知其事遂不復告之縣若州亟走刑部上首狀澹即繳狀以奏事下廷尉廷尉刑部屬也笞亮無全膚誣服爲不軌案具聞于孝宗上固知爲亮又嘗陰遣左右形永康廉知其事大臣奏人取旨上曰秀才醉了胡說亂道何罪之有以御筆畫其牘于地亮與甲俱掉臂出獄居無幾亮又以家僮殺人于境外適被殺者嘗辱亮父其家以爲亮實以威力用僮有司笞搒僮氣絕復甦者屢矣不服讎家賓亮父于州圄又囑中執法論亮情重下廷尉時王丞相淮知上欲活亮以亮款所供嘗訟僮于縣而杖之矣讎家以此尤亮之素計持之愈急王亦不能決稼軒辛公與相壻素善亮將就逮亟走書告辛辛公北客也故不以在亡爲解援之甚至亮遂得不死時考亭先生水心先生止齋陳氏俱與亮交莫有救亮迹亮與辛書有君舉吾兄正則吾弟竟成空言云驪塘危公嘗語余曰羅樞密點自西府歸里有里人從容叩羅公曰吾有疑于公者蓄而不敢白者有年公今容某白其疑可乎羅公曰言之何傷其人曰以某觀公平生未嘗妄行一步公爲從官時天夜大雪某醉歸見公以鐵拄杖撥雪戴溫公帽丁履徵有聲吾醉不敢與公揖後有蒼奴佩篋蒼奴亦吾所識爲公奴吾固醉以爲誤認公則不可公笑曰子之言與所見是未嘗醉也陳同父【原注】亮字獄事急吾未嘗識之憐其才援之吏手篋內皆白金也同父死矣吾故因子

問而發之、

華子西

華岳字子西。右庠諸生。以武策擢第。爲人輕財好狹。未第時。以言語爲韓氏所貶。竄建寧。園士中。投啓建守傅公伯誠。一作誠公憐之。命出入毋繫。又以抵觸李守伯珍。【原注】名大異。復竄閩士。有詩自號翠微南征集。韓誅。華放還。復籍于學。因擢第爲殿前司官屬。華鬱然不得志。有動搖大臣意。史命殿前卒圍其屋。逮岳。猶呼岳至庭下曰。我與爾有何怨。尤而欲相謀。岳但對未嘗有是。史命拽之赴京兆獄。獄具。坐議大臣當死。史持牘奏寧皇。上知岳名。欲活之。丞相進而告上曰。是欲殺臣者。上曰。教他去海南走一遭便了。初以斬罪定刑。史對上曰。如此則與減一等。上不悟。以爲減死一等。故可其奏。岳竟杖死于東市。岳倜儻似陳亮。惜乎不善用也。獄事稍涉袁公蒙齋。史不問。

劉三傑扶陛

劉三傑。衢人也。與韓氏有故。用爲太守。朝辭寧皇。劉有疣疾。傴僂扶陛檻以下。上目之震怒。手自批出劉三傑無君。可議遠竄。韓爲上前救解。竟免所居郡斥三秩云。

請斬秦檜

胡忠簡公銓。以樞掾請誅秦檜。以謝天下。請竿王倫之首。以謝檜。斬臣以謝陛下。【原注】奏稾本。高宗震怒。以爲

計。特欲正典刑。諫者以陳東啓上。上怒爲霽。遂貶胡儋耳胡之州里。競傳公以誅死。獨有一卜者謂公命當階政府必不死。又揭牓通衢以驗他日人皆目爲狂生。先是敵入中原。朝廷議割四鎮不決。敵騎奄至。欽宗亟引從臣入內問計。倫遂竄名綴從臣入。直前乞上早戒嚴。上驚問曰。爾爲誰。倫對上以臣乃咸平宰相王旦孫。上知爲旦孫。故寬不問。忠簡劉公珙以其才薦之高宗。故用以奉使。銓疾其從敵人貶號之議。故請斬之。非疾和議也。胡公南歸。孝宗嘉歎置之經筵。欲大用之。惜其已老。□□□□□□□□□□□□□□□□□□□公封事未達金廷。聞者募以千金。及金得副本爲之動色。益知本朝之有人。由是和議堅矣。按此條諸本俱缺二十一字。

請斬趙忠定

忠定去國。藥局趙師劭上書寧皇。請斬忠定以謝天下。蓋欲媚韓也。忠定之事既白。後溪劉左史（一作光）司。祖適帥荊襄。辟公之子崇模爲機幕。劉公未知師劭事先辟其弟某。崇模與旭公稹爲同年。囑危草牋以謝劉公云云。今聞其弟之當來。欲便爲寮而並處。念交游之讎不同國。而況天倫。無羞惡之心。則非人。是乖風教。故勝母之里不可入。迫人之驛不可居。豈容同堂合席之至懽。乃有操戈入室之遺類。縱罪不相及。然水中之蟹。且將避之。倘機或未忘。則海上之鷗不當下矣。竊謂父子之間。寧閒于存沒。賓主之際。則在于從違。且昔辱甄收。本見齒忠臣之後。若今惟苟合。是玷名惡子之中。得士如斯。在公焉用。劉公得崇

模牋。愕寘几上。卽草檄勒回師劭弟請斬忠定。師劭也。其弟固不預崇模義不得與之同游。顏氏家訓述盧氏事子弟固能累父兄。父兄亦能累子弟也。

九里松用金字

或問予曰。今九里松一字門扁。吳說所書也。字何以用金。予謂之曰。高宗聖駕幸天竺。由九里松以入。顧瞻有扁。翌日取入。欲自爲御書。黼黻湖山。命筆研書數十番。歎息曰。無以易說所書也。止命匠就以金塡其字。復揭之于一字門云。

壽星寺寒碧軒詩

東坡既賦寒碧之句。吳說能草聖。行書尤妙。嘗書坡句于寺之牆壁。高宗命使詔僧。借入宮中留玩者數日。復命還賜本寺。說字畫遭際聖君如此。

夏執中扁牓

今南山慈雲嶺下。地名方家峪。有劉婕妤寺。【原注】後贈賢妃。泉自鳳山而下。注爲方池。味甚甘美。上揭鳳凰泉三字。乃于湖張紫微孝祥所書。夏執中爲后兄。俗呼爲夏國舅。偶至寺中。謂于湖所書未工。遂以己俸刊所自書三字易之。孝宗已嘗幸寺中。識孝祥所書矣。心實敬之。及駕（一無駕字。）再幸。見于湖之扁已去。所易者乃執中所書。上不復他語。但詔左右以斧劈爲薪。幸寺僧藏于湖字故在。詔仍用孝祥書。原注今復揭執中字。

三省

嘉定重修都臺既成。旨許士民入視。凡三日。驟塘危公稹。時爲祕書。約予俱入。既出則問客曰。凡廳治皆南面。惟都臺則宰相坐東面。參樞皆西面。此何典也。坐客有言。太宗嘗爲中書令。既已廟坐。後人遂不敢專席者。又謂三省舊在內中。不敢上儗南面者。又謂宰相廟坐。則參樞不宜列坐者。危公以其無據。出于臆說。不大釋然。余年最卑。公視余曰。賢良獨不聞一作言乎。予謝其問而對曰。熙寧官制既改。三省長官皆視事南面。餘官遂從兩列。恐當以此爲據。危公謂予曰。子得之矣。

南屏與教磨崖【原注】又有小南屏山與南屏軒。○按軒疑對字之誤。

今南屏山與教寺磨崖。家人卦中庸大學篇。司馬公書新圖經不載。錢唐自五季以來。無干戈之禍。其民富麗多淫靡之尙。其于齊家之道或缺焉。故司馬書此以助風教。非偶然爲之也。今南屏遂爲焚櫬之場。莫有登山摩挲苔石者。

天竺觀音

孝宗卽位之初。出內府寶玉三品。寘于天竺寺觀音道場。明年御製贊曰。猗歟大士。本自圓通。示有言說。爲世之宗。明照無二。等觀以慈。隨感卽應。妙不可思。上之博通內典如此。

易安齋梅巖亭

光堯親祀南郊。時紹興二十五年也。御書於郊壇易安齋之梅（一有嬪字）亭曰。謁款泰壇。因過易安齋。愛其去城不遠。巖石幽邃。得天成自然之趣。爲賦梅巖云。怪石蒼巖映翠霞。梅梢疎瘦正橫斜。得因祀事來尋勝。試探春風第一花。孝宗時在潛邸。恭和聖作云。秀色環亭擁露霞。脩（【原注】今上嫌諱。○案當作琦字。）冰豔數枝斜。東君欲奉天顏喜。故遣融和放早花。此眞古今所未見。巖石何其幸歟。光堯嘗問主僧曰。此梅喚作甚梅。主僧對曰。青蒂梅。又問曰。梅邊有藤。喚作甚藤。對曰。萬歲藤。稱旨。賜僧階上嘗拂石而坐。至今謂之御坐石。

五丈觀音

觀音高五丈。本日本國僧轉智所雕。蓋建隆元年秋也。轉智不御煙火。止食芹蓼。不衣絲綿。常服紙衣。號紙衣和尚。高宗偕憲聖嘗幸觀音所。憲聖歸卽製金縷衣以賜之。及拄體僅至其半。憲聖遂遣使相其體再製衣以賜。

柳洲五龍王廟

出湧金門。入柳洲上。有龍王祠。開禧中。帥臣趙師㒟重塑五王像。冕旒珪服。畢具。其中三像。一模韓侂胄像。一模陳自強像。一模師㒟（一作蘇師旦）像。時韓陳猶在臺臣攻師㒟（一作師旦）者。惟於疏中及師㒟（一作師旦）白貌其像。不敢斥韓陳云。至今猶存。未有易之者。過此皆不識三人者。恐未必以予言爲信而易之。然師㒟（一作師旦）

論疏可考也。

張司封廟

廟號昭貺。卽景祐中尙書兵部郎張公夏也。【原注】或作兵部。史碑又作太常。祠典作工部員外。俗呼司封。夏字伯起。景祐中出爲兩浙轉運使。杭州江岸率用薪土。潮水衝擊。不過三歲輒壞。夏令作石隄一十二里。以防江潮之害。旣成。州人感夏之功。處歷中立廟于隄上。嘉祐□年十月。贈太常少卿。政和二年八月。封寧江侯。改封安濟公。併賜今額。紹興十四年。增靈感字。紹興三十年。增順濟字。予以本末考之。初無神怪之事。今臨安相傳以伯起治潮三年。莫得其要領。不勝悒憤。盡抱所書牘自赴于江上。訴于帝。後寓于夢。繼是修江者。方得其說。隄成而潮亦退。蓋眞野人語也。江之所恃者隄。安有伯起不知以石代薪之便。功未及成。效匹夫溝瀆之爲。此身不存。而憑虛忽之夢。以告來者。萬一不用其夢。患當如何。是尙得生名之智。殁謂之神乎。沿江十二里。要是上至六和塔。下至東青門。正昭貺所築。今顧諉之錢王。則尤繆矣。

忠勇廟

廟在九里松。祀故步軍司前軍統制張玘。紹興三十二年。從張子蓋解海州圍。玘用命戰歿。奉旨贈清遠軍承宣使。仍于本寨門首建廟。賜號忠勇。乾道元年。步帥戚方所建。

忠清廟制詞

顯仁太后龍輴將渡會稽上聖孝出于天性預恐風濤爲虞遙于宮中默禱忠清廟及篙御既戒浪平如席上命詞臣行制詞以封之曰追惟文母將祔裕陵闕殿告成容車將發柰以大江之阻具形羣辟之憂既竭予誠亟孚神聽某王一節甚偉千古如存帖然風濤既賴幽冥之相煥乎天寵用昭崇極之恩尙綏予四方之民以綿爾百世之祀可特封忠壯英烈威顯王蓋于集號四字上加忠壯二字

徑山大慧

大慧名妙喜張公九成字子韶自爲士時已耽釋學嘗與妙喜往來然不過爲世外交張公自以直言忤秦檜檜既竄斥張公廉知其素所往來者所善獨妙喜遂杖妙喜背刺爲卒于南海妙喜色未嘗動後檜死孝宗果放還復居徑山有勸之去其墨者妙喜笑拒不荅孝宗憐而敬之寵眷尤厚賜金鉢（一作鈸似誤）袈裟與前用青蓋賜號大慧言者列其寵遇太過高宗既御北內得以遊幸山閒以妙喜故賜吳郡田萬畝駕幸越二年始建龍游閣

宏詞

嘉定閒未嘗詔龍詞學有司望風承意太過每遇郡（一作羣）試必摘其微疵僅從申省予載之詳矣水心先生著爲進卷外纂其論宏詞曰宏詞之興其最貴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爲陋而無用士大夫以對偶親切用事精的相夸至有以一聯之工而遂擅終身之官爵者此風熾而不可遏七八十年矣前後居卿相

顯人。祖父子孫相望于要地者。率詞科之人也。既已爲詞科。則其人已自絕于道德性命之本。統以爲天下之所能者。盡于區區之曲藝。則其患又不止于舉朝廷高爵厚祿以予之而已。蓋進士等科其法猶有可議而損益之。至宏詞則直罷之而已矣。先生外藁蓋草于淳熙。自姑蘇入都之時。是書流傳。則盛于嘉定間。雖先生本無意于嫉視詞科。亦異于望風承意者。然適值其時。若有所爲。文忠眞公亦素不喜先生之文。蓋得于里人張彥清（一作青）之說以先生之文失之支離。文忠得先生習學記言觀之。謂此非記言。乃放言也。豈有激歟。水心先生之文。精詣處有韓柳所不及。可謂集本朝文之大成者矣。文忠四六近世所未見。如史相服閼加官制詞云。素冠纍纍。方畢三年之制。赤鳥几几。爰新百揆之瞻。又謂史相云。陳平之智有餘。蕭相之功第一。戒詞云。天難諶斯。當毋忘惟幾惟康之戒。民亦勞止。其共圖既庶既富之功。撫諭江西寇曲赦詔。其中一二聯云。自有乾坤。至于今日。未聞盜賊可以全軀。又曰。弄潢池之兵。諒非卿志。焚崑岡之玉。亦豈予心。又行永陽郡王制詞云。若時懿屬。可限彝章。其登公朝位棘之尊。仍疏王社苴茅之賞。蓋文忠既入劄廟堂。謂二恩恐不可得而兼。故致徵詞云。

文忠荅趙履常

文忠眞公嘗與趙公汝談（一作汝愚）相晤。趙公啓文忠曰。當思所以謀當路者。毋徒議之而已。文忠荅以公爲

宗臣。一作國。固當思所以謀。如某不過朝廷一議事。一作論。之臣爾。趙公自失。予以謂此亦文忠本心。嘉定初。文忠語余曰。他年某極力只做得田君貺人物。若范文正公則非所敢望矣。至中年而後則又以文正自任。先是嘉定初與予論理學。則曰某與兄言。只是論得个皮膚。如劉靜春卻論到骨髓。俟某得山林靜坐十年。然後卻與公論骨髓。其後公閒居僅十年。而朝夕反覆議論者。獨有靜春乃大不合。豈公之學力已異于嘉定之初耶。

徐竹隱草皇子制

寧皇立皇子洵時。上春秋猶盛。竹隱徐似道行制詞內二句云。爰建神明之胄。以觀天地之心。眞學士也。其意味悠長矣。

昆命于元龜　按此事載齊東野語第十六卷。較此尤詳。

寧皇嘉定初。拜右相制麻。史彌遠。翰林權直陳晦。偶用昆命于元龜事。時倪文節公史帥福閩。卽束裝奏疏。謂哀帝拜董賢爲大司馬。有允執其中之詞。當時父老流涕。謂漢帝將禪位大司馬。寧宗得思疏甚駭。宣示右相。右相拜表。以爲臣一時恭聽王言。不暇指摘。乞下思疏以示晦。晦翌日除御史。遂上章。徧舉本朝自趙普而下。凡拜相麻詞。用元龜事至六七。且謂臣嘗詞科放思。一作臣嘗學詞科于思。思非不記。此特出于一旦私

憤遂忘故典以藩臣而議王制不懲無以示後文節遂不復敢再辯免所居官陳與眞文忠最厚蓋辨明故典頗質于文忠云

考亭

考亭先生賦武夷大隱屏詩云甕牖前頭大隱屏晚來相對靜儀形浮雲一任閒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五峯胡氏得其詩而誦之謂南軒張敬夫曰佳則佳矣惜其有體而無用遂自爲詩以遺考亭先生曰幽人偏愛青山好爲是青山青不老山中出雲雨太虛一洗塵埃青更好胡公銓以詩薦先生于孝宗召除武學博士先生不拜蓋先生之意以爲胡公特知其詩而已門人以考亭號先生世少知其然者亭爲陳氏所造本以窆其父之櫬葬畢因以爲祀塋之所故曰考亭其後亭歸于先生以考亭於己無所預遂因陳姓易名曰聚星參取漢史世說陳元方事事爲一段段爲一圖揭之於亭而門人稱考亭之號已久終不能遽易故今稱先生皆以晦菴晦翁而考亭之稱亦並行云先是先生本字元晦後自以爲元者乾四德之首也懼不足當自易爲仲晦然天下稱元晦已久至今未有稱仲晦者文忠眞公字景元攻媿從容叩公曰何以謂之景元公對以慕元德秀故曰景元攻媿曰誤矣取毛詩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註文以示公曰景明也詩人以明行對高山則景不可以訓慕遂爲公易曰希元然天下稱景元已久至今亦未有稱爲希元者文中子弟績字無功子曰神人無功非爾所及也終身名之考亭先生不敢以元爲字蓋本于此

洪景盧

洪忠宣公以蘇武節爲秦檜所忌孝宗憐之其子遵以宏博中選歷官清顯孝宗有意大用廉知其子弟不能遵父兄之教恐居政府則非所以示天下故特遲之洪公每勸上早諭莊文上爲首肯間因左右物色洪公子政飲娼樓上亟命快行宣諭洪公云也請學士【原注】時洪爲知制誥教子快行言訖無他詔洪驚愕莫知其端但對使唯唯奉詔退而研其子所如往方悟上旨遂抗章謝罪求去歸番陽與兄丞相适酬唱觴詠于林壑甚適偶得史氏瓊花種之別墅名曰瓊野野疑墅樓曰瓊樓圃曰瓊圃史氏欲祈公異姓恩澤不從史氏遂訐公以瓊瑤者天子之所居非臣子所宜稱公不爲動則伏闕進詞詣臺訴事因爲言者所劾文人稍欲吟詠題品而小人卽毀之至不復還政府亦命矣

趙忠定掄才

忠定季子崇實閒因與予商搉駢儷以爲此最不可忽先公居政地閒以此觀人至尺牘小簡亦然蓋不特駢儷或謂先公曰或出于他人之手則難于知人矣先公曰不然彼能倩人做好文字其人亦不碌碌矣此先公掄才報國之一端也崇實爲相家賢胄遊京幕爲元僚有雋聲而誠實出于天性眞稱其名惜乎天不假年云

太學諸生寘綾紙

鄭昭先爲臺臣。條當言事月謂之月課。昭先純謹人也。不敢妄有指議。奏疏請京輦下勿用青蓋。惟大臣用以引車。旨從之。太學諸生以爲既不許用青蓋。則用皁絹爲短簷緺。如都下賣冰水（一無水字）擔上所用。人已共嗤笑。邏者猶以爲首犯禁條。用繩繫持蓋僕。併蓋赴京兆。時程覃實尹京。遂杖持蓋僕。翌日諸生羣起。伏光範訴京兆時。相戒閽者勿受謁。諸生至詣闕訴覃。覃亦白堂及臺自辨。諸生攻之愈急。至作爲覃傳云。程覃字會元。一字不識。湖徽人也。湖徽者。覃本徽出。寓居于湖。俗諺以中無所有而敢于強聒謂之胡揮。時相以爲前京兆趙師巽既因檟楚齋生罷去。亦諸生所訴也。既罷一京兆矣。其可再乎。且撻僕與撻生。徒孰重孰輕。諸生得無太恣橫。堅持其議。不以諸生章白上。諸生計既屈。遂治任盡出太學。寘綾卷于崇化堂。皆望闕遙拜而去。雲散霧裂。學爲之空。觀者驚惻。以爲百年所未嘗有。會永陽郡王楊次山本右庠經武諸生。偶遣餽舊同舍。介者寂無所睹。復持以歸白王。以兩學俱空。王遣二字往廉其事。具得實。因慈明啓于上。上卽御批令學官宣諭諸生。亟就齋事。（一無事字。）免覃所居官。仍爲農卿。諸生奉詔唯唯。（一作唱謹。）先是時相惡其動以掃學要朝廷。遂誦言諸郡庠生有職事者。或白首不敢望太學一飯。此極可念。若諸生納綾卷而去。當以諸郡庠職事補其缺。生徒聞其說而止。史相雖以計定諸生。未必眞出于此。以余觀諸郡庠極有遺才。三年大比。當令州郡薦其絕出者于太學云。覃于宦業無顯過。蓋善人也。皁蓋一事。合申廟堂。當來臺臣只乞禁青蓋。今諸生用短簷皁緺。未知合與不合。更乞朝廷明降指揮。以憑遵守。若朝

廷有旨亦不許用皁蓋而諸生猶故用之則宜移文司成議諸生罪則爲善于處置矣時卽有輕薄子故爲一絕落韻詩云冠蓋如雲自古傳易靑爲皁且從權中原多少黃羅繖何不多多出賞錢

心之精神是謂聖

慈湖楊公簡參象山學猶未大悟忽讀孔叢子至心之精神是謂聖一句豁然頓解自此酬酢門人敍述碑記講說經義未嘗舍心以立說慈湖嘗爲館職同列率多譏玩之亦有見其誠實而不忍欺之者

鄭節使酒過

臣寮論列鄭節使興裔使酒尙氣政事鹵莽光宗諭言者曰臺諫之職固在風聞然亦須得其髣髴興裔咸里朕向在東宮屢與之同侍內宴涓酒不能受聞酒氣輒嘔安在其爲使酒也言者漸懼而退隨有旨予外

史越王表

越王自草表中自序云逡巡歲月七十有三而未得所對有客以今余大參父【原注】不記名能四六爲鷹者越王召見試以表中語俾爲屬對余應聲曰此甚易以補報乾坤萬分無一爲對足矣越王大加賞識今四六話中載越王表語而不及余非越王不揜一作沒人善之意也【原注】或云與呂申公遺表同

楊和王相字

楊王沂中。閒居郊外。一作徵行。遇相字者。相者以筆與札進。楊王拒之。但以所執拄杖大書地作一畫。相者作而再拜曰。閣下何爲微行至此。宜自愛重。楊愕而詰其所以。則又拜曰。土上作一畫。乃王字也。公爲王者無疑。楊笑遣用先所進紙批緡錢五百萬。仍用嘗所押字。命相者翌日詣司帑者徵取。相者翌日持王批自言于司帑云。王授吾券徵錢五百萬。司帑老于事王者。持券熟視久之曰。爾何人乃敢作我王贋押來脫吾錢。吾當執汝詣有司。相者初謂司帑者調弄之。至久色不變。相者始具言本末。且以爲眞王所書。吾安敢僞。司帑堅謂我主押字。我豈不認得。相者至聲屈冀動王聽。王居渠渠然聲不達。王之司謁與司帑同列者。醵金五十緡與相者。相者持金大慟。痛罵司帑者而去。王聞因簽押支用歷。既簽押。司帑者乘閒白王曰。恩王前日曾批押予相字者錢五百萬有之乎。王曰是。是這人是神相。汝已支與他了。司帑進曰。某以非恩王押字拒之。衆人打合五十千與之去矣。王驚曰。汝何故。司帑曰。不可。他今日說是王者。來日又胡說增添。則王之謗厚矣。且恩王已開社矣。何所復用相王起而撫其背曰。爾說得是。爾說得是。就以予相者錢五百萬旌之。

朱趙謚法

【原注】忠定遺集。其家欲以慶元丞相集爲目。以慶元不一相故未定。

本朝士大一無大字。夫以忠節致死者。俱予謚法有慤字。趙忠定當謚慤。其家子弟自列于朝。謂慤之一字。實

不忍聞。遂易謚定字考亭先生。太常初謚文正。按丁集初謚文忠此云文正。或傳寫之誤。考功劉公爚正覆謚。謂先生當繼唐韓文公。又嘗著韓文考異一書。宜特謚曰文。且謂本朝前楊億後王安石。雖謚曰文。文乎文乎。豈是之謂乎。旨從之。自後議諸賢謚。自周元公以下。俱用一字矣。如程正公呂成公之類。

四朝聞見錄乙集

高宗駐蹕

高宗六龍未知所駐。嘗幸楚幸吳幸越。俱不契聖慮。暨觀錢唐。表裏江湖之勝。則歎曰。吾舍此何適。時呂公頤浩。提師于外。以書御帝曰。敵人專以聖躬爲言。今駐蹕錢唐。足以避其鋒。伐其謀。近名公謂士大夫溺于湖山歌舞之娛。皆秦檜之罪。檜之罪。在于誅名將。竄善類。從臾貶號。遣逐北人。若奠都之計。蓋決于帝而贊成于頤浩也。或謂徽宗嘗寤錢王而誕高宗。蓋因定都從而附會云。

武林

武林本曰虎林。唐避帝諱。故曰武林。如以元虎爲元武之類。山自天目而來。爲靈隱後山。頓伏至儀土盡後。若虎昂首。頷下石隱隱有斧鑿痕。故老相傳以爲太祖。又以爲徽宗。用望氣者之言。鑿去虎頷。又謂高宗嘗占夢爲虎所驚。因鑿焉。未知孰是。今竹宮（竹宮一本誤作行宮。按甲集作太一宮。）有小山。曰武林。道士作亭其上。環以花竹。蓋因一小土阜爲之。非武林也。道士易如剛。因攻媿樓公齋宿匀詩以詠其亭。詩中用事最爲精博。曰武林山出武林水。靈隱後山毋乃是此山。亦復用此名。細考其來。眞有以。蓋靈隱之山。卽武林之山。冷泉

之水。卽武林之水。謂此山亦復用此名。則竹宮培壘之士。非武林明矣。老筆殊使人畏也。末章乃謂錢氏鑿井。建緇黃廬。以厭王氣。疑此山爲武林餘脈。是又收拾人情之論。當以前章爲正云。

武林

考亭先生得友人蔡元定。【原注】字季通。號西山。而後大明天地之數。精詣鐘律之學。又緯之以陰陽風水之書。先生信用蔡說。上書建議。乞以武林山爲孝宗皇堂。且謂會稽之穴淺狹而不利。願博訪草澤。以決大議。其後言者謂先生陰援元定。元定亦因是得謫云。辨正在丁集黨議。

錢唐

龍川陳氏亮。字同甫。天下士也。嘗圜視錢唐。喟然而歎曰。城可灌爾。蓋以城中地勢下于西湖也。亮奏書孝宗。謂吳蜀天地之偏氣也。錢唐又吳之一隅也。一隅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鎭壓。且五十年山川之氣發泄而無餘。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歲耗于一歲。禽獸魚鱉草木之生。日微于一日。而上下不以爲異。力請孝宗移都建鄴。且建行宮于武昌。以用荊襄以制中原。上韙其議。使宰臣王淮召至都省。問下手處。陳與考亭先生遊。王素不喜考亭。故併陳而嫉之。陳至都省。不冥盡言。度縱言亦未必盡復于上。翌日上問以亮所欲言者。王對上曰。秀才說話耳。上方鄙遠俗儒。遂不復召見。時兩學猶用秦檜禁。不許上書言事。陳嘗遊太學。故特乘去。用鄉舉名伏闕正門下。【按宋刻咸淳臨安志有主人二字。】王又短之以爲欺君。故遷都之議爲世迂

笑至于今日亮得以迂笑議己者于地下矣

洛學

淳熙間考亭以行部勁台守唐氏上將寘唐于理王與唐爲姻乃以唐自辯疏與考亭章俱取旨未知其孰是王但微笑上固問之乃以朱程學唐蘇學爲對上笑而緩唐罪時上方崇厲蘇氏未遑表章程氏也故王探上之意以爲解考亭上書力辯以謂至以臣得力于師友之學以中傷不報故終王之居相位屢召不拜考亭之子在趨媚時好遂階法從視其父忤淮者異矣予嘗與閩士同舟相與歎息在之弗紹且謂在盡根盡骨賣了武夷山閩士謂予曰子之鄉蠹只是賣了一座武夷山我之鄉蠹卻賣了三座山三座山蓋指三山鄉蠹謂梁成大也程源爲伊川嫡孫無聊殊甚嘗鬻米于臨安新門之草橋後有教之以干當路者著爲道學正統圖自考亭之後勦入當路姓名遂特授初品因除二令又以輪對改合入官遷寺監丞伊川考亭掃地矣諸學子孫惟呂氏未墜成公猶子康年甲戌廷對眞文忠欲寘之狀頭同列以其言中書之務未清恐觸時政文忠固爭不從遂自甲寘乙文忠嘗出其副示予相與歎息公輟俸命書市刻之

吳雲壑

四明高氏似孫號疎寮由校中祕書授徽倅道出金陵投留守吳公琚【原注】吳雲壑字居父以詩曰四朝湜遇鬢微

絲。多少恩榮世少知。長樂花深春侍宴。重華香暖夕論詩。黃金籯滿無心愛。古錦囊歸有字奇。一笑難陪珠履客。看臨古帖對梅枝。公之客曰儲用、項安世、周師稷、劉翰、王輝、王明清。晚得王大受輟子姪官授之。凡遊從皆極一時之彥。公無他嗜好。居近城。與東樓平。光皇爲書扁以賜。不名其名而名其官。樓下設維摩榻。尤愛古梅。日臨鍾王帖以爲課。非其所心交者跡不至。此高氏獨知其詳。故落句及之。亦精于所聞矣。公所居予舊遊也。自廳事側梯東樓。樓下以半植鎮安旌節。半爲燕坐處。樓相直有亭。僅著賓主四人。因城疊石曰南麓。麓後高數級。登汲于甕泄之以管。淙淙環佩聲入方池。池方四五尺。畫三三於扁。自麓之後登城爲嘯臺。下有堂。依城南榜曰讀書臺。有級可下。又自臺入洞門。依雉堞有平地可壇。圜植碧桃。有石可基而（一作與。）坐。（疑是可坐而基。）自西行有徑亭曰物表。亦光皇賜扁。面直吳山。又曲折旁轉入紫蘿洞。茅頂而圓。內揭以鏡曰定菴。與僧智彬語達摩學則至。大抵地僅尋丈。而藤蔓聯絡。花竹映帶。烏啼鶴唳。寂如山林。公野服麾斧。（二字疑誤。）大條蒲履。徜徉其閒。望之者疑爲仙云。公爲憲聖猶子。以詞翰被遇孝宗。憲聖殿洛花盛開。必召諸子姪入侍。孝宗萬幾之暇。卽命中使召公論詩作字而罷。故疎寮頷聯及之。【原注】時瑑已爲直學趙欲待以眞學士。吳亦不難之。○按此注當在後。亦豈無以處吳者。句下。

憲聖既御簾政。趙公汝愚爲相。欲公出入通宮禁。廟堂之意。公冀重體貌。求

慈福宮使。又求提舉中祕書。趙公俱難之。趙旋（一作潛）物色韓侂胄。憲聖表孫也。侂胄奉趙命惟謹。雖一秩不以請。趙公喜其奔走小忠。不知墮其計。反浸疎公。侂胄知上之信用王德謙也。陽與之爲義兄弟。相得懽甚。一日謂德謙曰。哥哥有大勳勞。宜建節鉞。王曰。我閹官也。有此例乎。弟弟毋誤我。侂胄曰。已奏之上。行且宣麻矣。王唯唯以爲疑。何澹時爲中丞。侂胄密諭之曰。德謙苦要節鉞。上重違之。已草制。中丞宜卷班以出。翌日廷播。何悉如所教。繼卽合臺疏德謙罪。乞行竄殛。德謙猶持侂胄袖以泣曰。弟弟誤我。侂胄徐謂曰。哥哥放心。略出北關數里。便有詔追。只俟罷了。何中丞耳。德謙猶信其說。拜而囑之。竟死貶所。何遂遷政府。侂胄蓋嘗許之也。德謙既逐。自此內批皆侂胄自爲之矣。諫議大夫李沐。誣趙不軌。韓實嗾之。李初未知所決。謀之倪公思。公曰。莫若併趙韓俱論之。李爲韓姪壻。放特論趙。貶趙制詞。乃傅伯壽所草。韓亦先嗾之以美官。詞曰。屈氂與廣利妄議。武帝釁之于事聞之初。林甫輔明皇不忠。肅宗誅之于論定之後。（一無二于字）是皆宗室之爲相。卒蹈譴呵而竄刑。蓋竊東坡懼呂惠卿之故智也。趙聽制手持象簡不知輕重云。制中又有謀動干戈而未已。與外欲生事強隣而開邊境之釁。蓋秦檜欲脅君固寵。金人又藉之以堅和好。盟書所載。不許以無罪去首相。故誣以侮兵云。趙偕猶子崇鼒赴貶。自辭家在途垂歿。悔不用吳。蓋吳舊交者。石湖范公。三山凌公。止齋陳公。惜名畏義。出于天性。必不出于侂胄所爲。趙公舍宮使提

省之職。亦豈無以處吳者。前注宜在此句下。予聞吳氏之說猶未之悉。及會餘干趙氏子眞西山粵巖書院。西山之子婿趙氏。趙氏之說皆與吳合。其家至今猶追悔前事。嗚呼天將成忠定之名耶。予得疎寮眞蹟。至今藏之。時吳公已爲開府。而疎寮詩卷首稱之曰儀同。予編官制無此。又恐其考古必有據。及遇其子歷。乃知其曾祖諱開。以祖諱而改官稱可乎。懼此詩他時流落。或者以高氏爲信。按文義未足。似有脫文。

趙忠定

先是考亭先生嘗勸忠定。既已用韓。當厚禮陳謝之。意欲忠定處以節鉞。居之國門外。忠定猶豫未決而禍作。先生對門人曰。韓吾鄉乳母也。宜早陳謝之。建俗用乳母乳其子。初不爲劵。兒去乳。卽以首飾羔幣厚遣之。故謂之陳謝。韓後聞其說。笑建俗而心冥之。故禍公者差輕。嘉定初。號爲更化。先生之子在。乃謂公嘗草數千言攻韓之惡。疏未上。門人蔡元定持蓍以入卜。得遁卦。力止先生勿上。同時楊公誠齋之子長孺。謂其父因韓用兵憂憤殊甚。遺書數千言。至以蓁上楊公既致爲臣而歸。雖不言事可也。誠有所論。何爲中輟。非二父之志也。元定蓋先生友。亦非門人云。

吳雲壑

憲峯既御簾政。則戒公曰。垂簾非我志也。不比大哥在時。【原注】謂孝宗。汝輩自此少出入庶免干預內廷之謗。

其嚴待家人如此。謂之以聖宜哉。

又

孝宗篤眷公。情均兄弟。自論詩作字擊毬之外。未嘗訪以外事。咨以國政。間以人才。公亦未嘗對上及之也。君臣之閒兩得之。

高宗御書石經

高宗御書六經。嘗以賜國子監及石本于諸州庠。上親御翰墨。稍倦。卽命憲聖續書。至今皆莫能辯。

光皇御製

孝宗崇憲聖母弟之恩。故稱琚兄弟皆以位曰哥。至光宗體孝宗之意。故稱琚兄弟曰舅。琚尤聖眷。後苑安榴盛開。光皇以廣團扇自題聖作二句曰。細疊輕綃色倍釀。晚霞猶在綠陰中。命琚足之。公再拜援筆卽書曰。春歸百卉今無幾。獨立清徽殿閣風。上稱歎者久之。憲聖于二王中。獨導孝宗以光皇爲儲位。故公落句有獨立之詠。寄意深矣。團扇猶藏其家。又有石刻。火後俱不存云。

三王得

三王得不知何許人。亦無姓名。帶杭音。額角中一無中字有刺字。意揀罷軍員也。頭蓬面垢。或數日不食。莫逆其止宿。包道成嘗與之共衾。謂其體壯熱如傷寒。道成汗而異衾人卽之。或咄咄噦罵。至以瓦礫詬羣兒。

予嘗呼之但正目以視。邈無所言。光宗始開王社。位爲第三。孝宗儲副之位未知孰授。一日三王得于道中前邀王車衞者拽之。王問爲誰。但連稱三王得。三王得。王悟其兆。縱使去。既卽大位。命入中禁。賜命不拜而出。道遇與之錢者亦無所謝云。

清湖陳仙

今所請仙。蓋小陳也。光皇爲儲副日。久遣黃門召其父以入。上著白絹汗衫。繫小紅條。見陳人避之。徐遣召陳黃門。設香案。金屈巵酒。金楪貯生果三。飣。炷香焚所問狀。仙遂降于箕。書光皇以某年月日卽大位。黃門持以入。出則就以酒勞陳。且贈金帛。遣出。戒以歸勿語。後果如所定。光皇又遣使召陳。陳以近日仙不降爲辭。恐蹈罔上之罪。不期年光皇得疾。蓋陳已前知于仙矣。陳兄弟能致仙。有奇驗。類皆如此。特不靈于予。他事不繫于國。故不書。

烏髭藥

光皇奉秋已富。又自東宮尹天府入侍重華。從容啓上曰。有贈臣以烏髭藥者。臣未敢用。上語光皇曰。正欲示老成于天下。何以此爲。蓋重華方奉德壽。重惜兩宮之費。故至德壽登假而後。卽授光皇以大位。其脫屣萬乘蓋有待也。

光拙菴

孝宗晚慕達摩學。嘗召問住靜慈僧光曰。佛入山脩道六年。所成何事。光對曰。臣將謂陛下忘卻。頗稱旨。

光意蓋以孝宗師佛乂焉用問禪門葛藤亦有可笑者東坡嘗謂其徒善設坑穽以陷人當其欲設卽先與他塞了此語最得其要陸象山兄弟早亦與光老遊故考亭先生謂象山滿肚皮是禪陸賠以删定面對爲王信所一作誤作聽格而去使遇孝宗必起見晚之歎

萬年國淸

孝宗喜占對宋之瑞面對上問以所居之瑞對曰臣家于天台上又曰聞彼多名山勝刹孰爲之冠之瑞對曰唯是萬年國淸上大加賞歎之瑞遂階兩制云三衢毛澤民以薦者面對徽宗上問以所居江郎山高可幾許澤民姑大言曰五千尺上質何以驗之也毛對曰臣目斜視景上喜其捷

皇甫眞人

皇甫眞人號爲有道術善風鑑高宗閒因大雪中召入以手提其所衣繒絮至數襲謂皇甫曰先生何一作亦怕冷耶皇甫從容對曰臣聞順天者昌時逆亮謀南寇故皇甫以對上大悅後又自出山來見上叩其所以來則曰做媒來臣爲陛下尋得個好孫息婦上問爲誰則以慈懿皇后大將之子生于營中生之日有黑鳳儀于營前大黑石上人謂鳳實鶯鶯石則元王一作皇慈懿小字鳳娘蓋本于此后旣爲太子妃至訴太子左右千高孝兩宮高宗不懌謂憲聖曰終是將種吾爲皇甫所誤孝宗屢訓妃宜法大嫣嫣【原注】

即憲聖。鑫斯之行。汝只管與太子爭。吾寧廢汝。上欲懼之。未嘗眞欲廢之也。因驚憤。疑其說出于憲聖。會光宗即位。大惡近習。忽手批付內侍。省取其尤黠者首級。【原注】或謂即陳源。其黨亟一作奔即。奔訴于重華。迨有教曰。吾兒息怒。光皇雖即奉旨。而詞色加怒。意欲他日盡誅此輩。由是宦者相懼。而謀所以閒三宮者。光皇適感心疾。久缺定省。重華憂之。得草澤良藥爲一大丸。疾可立愈。欲宣賜。恐爲后所沮。俟光皇問安。即面授之。宦官因閒慈懿云。太上只等官家過宮便賜藥。后使覘北宮果有藥。后遂持嘉王泣而訴之上。上由此堅不肯詣太上。先是上之未疾也。嘗獨幸聚景。兩制俱扈從。惟吳琚待制。以疾在告。上將進酒于荼蘼花下。言者飛章交至。謂太上每出幸外苑。必恭請光堯。上方怒言者。遂以重華亦有不曾恭請光堯之時以語從臣。適太上命黃門持玉巵賜宣勸以賜。會上怒未息。以手顫誤觸巵于地。黃門歸奏。遂隱言者之事。但云官家纔見太上傳宣。即大怒碎巵矣。每太上遊幸。上必進勸。會太上奉憲聖幸東園閱市。而上偶不記。太上左右陰餽雞數十。故使捉之不獲。乃相與大呼曰。今日捉雞不著。蓋臨安以俟人飲食爲捉雞。故以此激太上怒。太上陽若不聞。而玉色微變。自上以疾不詣北宮。至孝宗大漸。終勿克執喪。與憲聖垂歿而莫有嘗藥。皆后爲宦者所誤云。

孝宗召周益公

孝宗聖性簡儉。雖古帝王未有也。周必大時直宿禁林。夜召周以入。謂必大曰。多時不與卿說話。賜必大

坐上耳語黃門高門出則奉金缶貯酒瀉入金屈巵玉小碟貯棗用金線靑窯器承以玳瑁托子中浸羊絃線一作胠絲○絃一又作胠淸可鑒酒僅一再行上曰未及款曲必大歸語其家歎上之簡儉翌日遂拜政地云

孝宗恢復

上每侍光堯必力陳恢復大計以取旨光堯至曰大哥俟老者百歲後爾卻議之上自此不復敢言光堯每以張浚誤大計爲辭謂上毋信其虛名浚專把國家名器錢物做人情浚有一册子纔遇士大夫來見必問其爵里書之若心許其他日薦用者又鎔金盌飮兵將官卽以予之不知官職是誰底金盌是誰底或者謂必有近習譖浚于太上云

秦檜王繼先

羣臣有論列二人者上曰檜國之司命繼先朕之司命自此言者遂沮

楊沂中穴西湖

言者疏奏沂中擅灌西湖水入私第上徐曉言者曰朕南渡之初敵人退而羣盜起朕重困赤子遂用議者羈縻之策刻印盡封羣盜大者郡王小亦節鉞朕所自有者惟淮浙數郡計猶豫未決會諸將盡平羣盜朕已發願除地土之外凡府庫金帛俱寘不問沂中故有餘力以給泉池若以諸將平盜之功雖盡以西湖賜之曾不爲過沂中此事唯卿容之言者惶恐而退

普安

上有所聞于張說。以質于秦檜。檜至。固要上以所言之人。上倉卒不敢以說語檜。度其無如普安郡王何。漫以語檜。檜銜之未有閒。會普安丁本生戚。遂嗾言者請上令普安解官持服。【原注】或云說所言乃建康盜事。

楮券

孝宗方造券以便民用。金華陳天祐時爲侍從。力抗疏以爲不及五十年。必大壞。極敝而不可收拾。水心葉先生進策。亦謂不數年閒。將交執空券而無所售。時上意士論猶未信其然。至于今日驗矣。先是每券以八百售。至石首時。則價又踊。怨民至指乘輿以造券不多爲苦。又有太守自蜀來對。以道閒目擊楮踊爲患。上皆笑而不以爲罪云。

憲聖不妒忌之行

憲聖初不以色幸。自渡南以來。以至爲天下母。率多遇魚貫以進。卽以疾辭。思陵念其勤勞之久。每欲正六宮之位。而屬以太后遠在沙漠。不敢舉行。卜嘗詰憲聖曰。極知汝相同勞苦。反與後進者齒。朕甚有愧。俟姐姐歸。【原注】謂太后。爾其選已。憲聖再拜對曰。大姐姐遠處北方。臣妾缺于定省。每遇天日清美。侍上宴集。纔一思之。肚裏淚下。臣妾誠夢不到此。上爲泣下數行。愈以后爲賢。暨太后旣旋鑾。馭以向嘗與憲聖均爲徽宗左右。徽宗遂以憲聖賜高宗。太后恐憲聖記其徽時事。故無援立意。上侍太后。拜而有請曰。德妃

吳氏服勞滋久外廷之議謂其宜主中饋更合取自姐姐旨太后陽語上云這事由在爾而陰實不欲上遂批付外廷曰朕奉太母（一作后）之命云云德妃吳氏云云可立爲后后遂開擁祐三朝之功云

光皇策士

周南吳中人遊太學有時名然頗任俠與水心先生善晚號爲善類南嘗與鄭湜遊湜有奏疏未報南嘗見之會廷對策中微諷上以未報鄭之意有司已第南爲第一光皇讀其策顧謂大臣曰湜之疏入纔六日爾南何自知之遂就南卷首批云鄭湜無削藁愛君之忠周南顯非山林恬退之士可降爲第一甲十五人水心先生爲周述墓則以周南廷對策論皇極人才數百言冠之誌首蓋周自爲教官至給札中祕書皆未嘗見之行事故水心特序所對策以表之近時眞文忠公撰徐玉堂鳳墓碣亦詳述其給札時言山東事蓋祖水心文法也先是吳中號爲何蓑衣者頗能道人禍福至聞于上上屢遣使問之皆有異遂召之至京（京字一無）親洒宸翰扁通神菴州郡以上所賜迎拜奔走南居里中見而嫉之對策中謂雲漢昭回至施之閭閻乞匄之小夫光皇惡其訐故因湜疏以發之葛丞相郯時在位南疑其贊上郯之去南有力焉光皇以違豫闕定省禮南亦以此諷諸公云

又

龍川陳亮奏書阜陵幾至大用阨于卿相流泊有年光皇賜對問以禮樂刑政之要亮舉君道師道以爲

對。時諸賢以光皇久闕問安。更進迭諫。亮獨于末篇。有豈在一月四朝爲禮之說。光皇以爲善處父子之間。故親擢爲第一。及發卷首得亮。上大喜曰。天下英才。爲朕所得。命詞臣行亮制曰。往贊侯藩。姑循近比。朕之待爾豈止是哉。蓋有意于大用也。亮謝阜陵表云。昔者論天下大計之小臣。亦嘗勸聖人隱憂之良會。一時排擯。十五載之多奇。末路遭遙。四百人之自見。共幸舊身于今日。獨知回首于當年。末聯云。設科取士。雖舊貫之相仍。陳力復讎。亦大義之難廢。阜陵稱奬。水心先生序龍川之文。乃謂同父使不以進士第一人及第。則誠狠疾人矣。龍川獄事蓋爲父也。天意佑之。而諸公競全活之。水心先生不當以是冠篇首。龍川雖不爲進士第一人。其所上阜陵三書。詎可泯乎。或謂水心先生徵時。蓋亦頓挫流滯。故因龍川之序而自道耳。水心進士第二人也。驪塘危公稹。嘗以龍川書氣振。對策氣索。蓋是要做狀元也。水心本爲第一人。阜陵覽其策。發有聖君行弊政。庸君行善政之說。上微笑曰。卽是聖君行弊政耶。卽是庸君行善政耶。有司遂以爲亞。

佑聖觀

古篆無佑。佑卽右。賜佑聖篇篆者。爲右羽流固爭。以爲觀中無人何以自立。至訴之禮部。旨從之。非篆古也。識者謂既從佑字。卽不當用篆。觀爲孝宗潛邸。先自有神。三見于雲端。孝宗爲之拜跪。既卽大位。賜邸爲觀。蓋龍潛初志也。眞聖殿。潛邸正寢也。寢旁規小室。若今小學。有富貴必從勤苦得。男兒須讀五車書二句。刻于石。蓋宸翰也。上自訓莊文讀書之地。故書此以勵之。

莊文致疾

士固號爲草茅。謂其能言天下事而無所忌。非憎不識禮義之謂也。陳丞相俊卿。阜陵相也。國忌引百官班詣原廟。是日適值補試士子入貢院。陳相多智。班退即命從者由宮徑以歸貢院路。原廟所出也。莊文之歸。正與舉試者會。試者橫截莊文車不得前。執金吾杖呵止之。舉士遂即而折其杖。圍車發喊雷動。莊文驚愕。得疾薨。上甚痛之。歲當大比。有姓黃士人率其徒詣闕。乞試同文館。不報。黃以其徒伏德壽宮門祈哀。太上覺。宣諭孝宗。德壽以閒人不管閒事。卻其奏。黃遂與其徒向宮門大慟。且所服白紵袍也。孝宗震怒。敕有司杖黃背。黥隸海島。黃因竄入高麗。國主用爲相。後以使事至闕。見于孝宗。及其主倦政遂授以國云。

寧皇二屏

寧皇用二小黃門。常背二小屏前導。隨其所至。即面之屏書戒曰。少飲酒。怕吐。少食生冷。怕痛。析二事爲二屏。以白楮糊。緣以青楮。所幸後苑有苦進上以酒。及勸上以生冷者。指二屏以示之。故每飲不過三爵。宮中動卻呵衛黃衣至不之避。自以補革鳥涎紬衣爲便。左右至以語激上。則應以毋作聰明亂舊章。蓋舊學于永嘉陳氏傅良。嘗導上以此。故終身不忘。大臣進擬不過畫可。謂之請批。依龍顏隆準相者。謂眞老龍形云。

陸放翁

陸游字務觀。山陰人。名游字當從觀。【原注】平聲。○至今謂觀。【原注】去聲。○按此當注平聲。又此處似有脫文。蓋母氏夢秦少游而生公。故以秦名爲字而字其名。或曰公慕少游者也。其祖名佃。字農師。新學行。有詩說傳于世。大率祖半山。後以新法浸異。公紹興間已爲浙漕鎖廳第一。有司竟首秦焻。寘公于末。及南宮一人。又以秦檜所諷見黜。蓋疾其喜論恢復。紹興末始賜第。學詩于茶山曾文清公。其後冰寒于水云。嘗從紫巖張公遊。具知西北事。天資慷慨。喜任俠。常以跋鞍草檄自任。且好給中原豪傑以滅敵。自商賈仙釋詩人劍客。無不徧交。游宦劍南。作爲歌詩。皆寄意恢復。書肆流傳。或得之以御孝宗。上乙其處而韙之。旋除刪定官。【原注】賜第時得簿。或疑其交遊非類。爲論者所斥。上憐其才。旋卽復用。未內禪一日。上手批以出。陸游除禮部郎。上之除目自公而止。其得上眷如此。公早求退。往來若耶雲門。留賓款洽。以觴詠自娛。官已階中大夫。遂致其仕。誓不復出。韓侂胄固欲其出。落致仕。除次對。公勉爲之出。韓喜。陸附己。至出所愛四夫人。擊阮琴起舞。索公爲詞。有飛上錦裀紅縐之語。又命公勺青衣泉。泉有唐開成道士題名。韓求陸記。記極精古。且以坐客皆不能盡一瓢。惟游盡勺。且謂挂冠復出。不惟有愧于斯泉。且有愧于開成道士云。先是慈福賜韓以南園。韓求記于公。公記云。天下知公之功。而不知公之志。知上之倚公。而不知公之自處。公之自處。與上之倚公。本自不侔。蓋寓微詞也。又云。游老謝事山陰澤中。公以手書來曰。子爲我作南園記。豈取其無諛言無侈辭足以導公之志歟。公已賜丙第。人謂公探孝宗恢復之志。故作爲歌詩。以恢復自期。至公之終。猶留詩

以示其家云。王師剋復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則公之心方暴白于易簀之時矣。又有鄭楨者。嘗第進士。自作南園記。併鐫石以獻。韓以陸記爲重。仆鄭石瘞之地。後韓敗。鄭竟免。莆陽陳讜文人也。輸靈壁以壽韓。至刻金字于石。稱之曰我王。又有某人以錫字分題如錫福錫爵（一作壽）之類。爲詩以獻。韓敗。有爲陳瘞石于地者。會搜地窖。鏗然有聲。則陳石也。遂爲言者所彈。陳留題吳山三茅觀梅亭詩。有竹密不知雲欲雨。山高盡見水朝宗之句。繼是未有能和者。翰墨本於顏蔡。世以不得其字爲憾。獨附韓一節爲可恨。官職自有定命。特諸人自信不過耳。

熊子復

熊克。字子復。建寧人。早歲嘗與謝明伯東上禮闈。道出衢之江郎廟。遂與謝憩于廟下客邸。神號知進士科級事。謝邀熊同宿廟宮謁夢。子復曰。克倦矣。明伯自詣可也。謝盥手濯足畢。服紫窄。持瓣香以入宿。翌朝就邸。熊迎謝笑語之曰。定夢見做狀元也。謝正色謂熊曰。卻與子復得佳夢。熊又笑謂之曰。夢亦分惠耶。謝曰。不則劇。熊試叩之。則謂初入一朱門。仰視金扁。則右文之殿。自東廡入。與主人揖。則子復也。子復揖而入。其位有扁在。楣書曰校書郎。扁懸風中搖搖然。壁堵飾猶澤。與熊笑語甚歡。酌謝酒至五爵。謝語熊曰。此處儒流清選也。子復自此升矣。熊與敍舊極款。茗畢。卽送謝出。右文則猶目謝。熊信其說。亦頗自負。後熊與謝累上南宮不利。熊後收科歲。謝再試南廊不入等。熊調銓闕。遣僕就邸。偶與中祕書對。熊恐

已應夢賦詩以自解。暨調餘姚尉史越王嘗爲是官。適以舊學召入相。道出餘姚。熊攜行卷詣王舟上謁。王讀其文而器之。會上賜曲宴語王以兩制艱其選。王遂亟以熊薦。旋進所投行卷。上卽召克詣都省。旋給札中祕序轉校書郎。時明伯甫授文學部胥。語以法須京朝官保識。謝熟思良久語僕曰。熊校書吾故人也。遂叩熊官舍。會熊直未下。往來廊廡間。熊嘗與謝通家內子自廳事後窺見謝。亟令小史傳語謝新恩。校書偶入局。孺人不得相見。校書曾說謝新恩來可使人隨至祕書省要說話。謝至祕書所。與熊酬酢。與前夢無毫髮差。熊已不記江郎事。謝遂語熊。相與太息。因問扁壁。熊對以校書久不除官。以位貯炭。某叨冒恩除。甫懸扁飾壁。謝赴省時。猶未識中祕書。越王識熊于百寮邸。至以應詔。熊竟至法從。謝憔悴以老。神之戲謝亦劇矣。熊不與謝入俱謁夢。定力過人矣。山谷謂鬼神百般弄人信哉。

越王陪位

祖宗盛時。故相或居輦下。時召入問事。聞遇朝會。則立舊班之下。國有大議。亦得可否。郊禋則陪。無所嫌也。阜陵慶上皇八褒。參用故典。召故相陳福國。史越王陪位。陳力以疾辭。史聞命絕江祠。（祠字疑誤）既竣事。以史舊學曲爲勉留。時相疑其迫己。風言者去之。陳聞史入。謂客曰。史直翁只好莫去。陳之多智。此其一也。史聞于燕居太息。語子弟曰。吾與陳福公並相。朝廷施行稍合公論。則人皆相與曰。此陳丞相所爲。稍睽公論。則人又曰。此史某所爲。吾命招謗。昔爲布衣術者云爾。

高宗知命

高宗自能推步星命。或臣下不能始終仰副聖眷。則曰吾奴僕宮星陷故也。

憲聖擁立

憲聖既贊高宗立嘗安。遂定大統之寄。高宗登遐。憲聖獨處北宮。春秋浸高。孝宗以不得日侍定省爲歎。及內禪光皇。實憲聖所命。孝宗遂得日奉長樂宮。一無宮字。極天下之養。盡人子之歡。宮去東園最近。旬浹間卽恭請憲聖臨幸。屬芙蓉臨池秀發。遂白憲聖。請登龍舟。撤去欄幕。臥看尤佳。憲聖欣然從之。先是高宗經始東園。蓋恐頻幸湖山。重爲國費。故園去東門百步而遙。落成之頃。俱憲聖駕幸。有一門逕通小東園多柏。上與憲聖相視而泣。連稱相似相似。時幸園中。時字上宜有後字。獨不至此。左右疑與故京宮苑有適似者。故重爲之感傷。

攻媿樓公

攻媿樓公。天性豁達。與物無忤。初嘗與韓侂胄善。獨因草制以天下公論不予韓。故寧罷去。韓心敬之。亦不以憾也。攻媿久廢。韓亦迫于公論。欲起而用之。風公之親戚。諭公之子弟。但求寒暄一紙書卽召矣。親戚具道韓意于公之子弟。從容以白公。欣然命具紙札。子弟又以白公曰。已具矣。公引紙大書顏氏家訓。子弟累父兄事。子弟自此不復敢言通韓書矣。

翁中丞

中丞名彥國。建之崇安人。二帝北狩。僞楚張邦昌僭帝號。邦昌欲迎康王。計猶豫未決。公自鄉郡。受（受字疑衍。或改作爰。）提兵勤王。道中得邦昌書。其外書書示翁。其書中有忍死權就大事之詞。翁密視。遂答邦昌書。大稱邦昌以太宰閣下。其略曰。愕視封題。不敢拆視。幸先爲道路所發。今相公謂有其迹而無其事。不可也。謂有其事而無其志。不可也。且謂迎延福宮之文。雖微示人以意。安知不爲新都之漸。力請貶去僭號。早迎康王。不然勒兵十萬。見公于端闈。不得施東閣之恭矣。邦昌懼。外兵浸入。遂決迎康王策。府庫皆稱臣邦昌謹封。公爲李丞相綱姻亞。李之用公。本以才選。李既罷政。浮溪汪氏行制詞。醜詆李公。曰爲羣小之宗。至行翁制。亦謂汝本茶山駔儈之徒。先是翁已六世收科。非駔儈也。茶山翁所居。百里而遙。浮溪汪氏。本爲秦檜所知。李公得政。不甚薦用汪。汪疑爲翁所譖。故極力誚之。建炎兵事倥傯。石林葉公夢得。留守金陵。已創經總制額。翁適承其後。又奉密旨。大興行閫之費。故未免調度繁擾。水心先生進卷外冀。議公推刻。蓋未知此。其子進士翁謙之嘗詣朝乞禁公史當路。未能從。不知秀巖李氏修四朝正史筆削。曾及翁否。翁葬所名祥雉窠。又百年而孫孟甡補上庠生。遊邊得官。死于定海之訟。次孟桂。登辛丑第。又次孟寅。嘗首臨安鄉書。

張于湖

高宗酷嗜翰墨。于湖張氏孝祥廷對之頃。宿醒猶未解。濡毫呈聖問。立就萬言。未嘗加點。上訝一卷紙高軸大。試取閱之。讀其卷首。大加稱奬。而又字畫遒勁。卓然顏魯。上疑其爲謫仙親擢首選。臚唱賦詩。上尤雋永。（按此句似有脫文。）張正謝畢。遂謁秦檜。檜語之曰。上不惟喜狀元策。又且喜狀元詩與字。可謂三絕。又叩以詩何所本。字何所法。張正色以對本杜詩法顏字。檜笑曰。天下好事。君家都占斷。蓋嫉之也。張廷對時。天下猶未盡許之。（按此下似有脫文。）務能參問前儒。汲揚後學。詞翰愈工。天性倜儻。輕財好施。勇于爲義。爲政平易。民咸思之。唯嗜酒好色。不修細行。高宗嘗問以人言卿贓濫。孝祥拱笏再拜以對曰。臣誠不敢欺君。臣濫誠有之。贓之一字不敢奉詔。上笑而寘之。人以爲誠非欺君者。眞文忠公嘗語余曰。于湖平生雖跌宕。至於大綱大節處。直是不放過。張烏江人。寓居蕪湖。捐己田百畝。濬而爲池。圓種芙蕖。楊柳鷺鷗出沒。煙雨變態。扁堂曰歸去來。蕪湖未有第進士者。陰陽者流謂必于湖水與縣治接而後英才出。張方欲鑿而通之。則已歿矣。嘗舟過洞庭。月照龍堆。金沙遠射。公得意命酒。唱歌所自製詞。呼羣吏而酌之曰。亦人子也。其坦率皆類此。嘗慕東坡。每作爲詩文。必問門人曰。比東坡何如。門人以過東坡稱之。雖失太過。然亦天下奇男子也。惜其資稟太高。浸淫詩酒。既與南軒考亭先生爲輩行友。而不能與之相琢磨。以上續伊洛之統。而今世好神怪者。以公爲紫府仙。惜夫。

眞文忠居玉堂。

慈明太后兄次山除少保永寧郡王。文忠與許公奕給事甚相好。共謂恩典太重。欲予其一則（一作而）捐其一。許遂封還制書。文忠以官卑且攝職玉堂。但具劄白之廟堂。時相不以文忠劄繳進而許之奏已入。慈明震怒。遂斥許而文忠獨留。或惜文忠不用富文忠居玉堂故事。

又

公當制除吳環（一作璟）少師致仕。贈永安郡王。公以孟忠厚乃隆祐親弟。又號勳舊。吳爲憲聖猶子。恐難用孟例。亦用劄申廟堂。時相嫌其由中旨以出。遂亟以劄繳入。從之。祇命草致仕制。末篇二句云。今其往矣。寧不盡然。先以制示攻媿樓公。公稱善。但以筆易往字爲歸。盡字爲悋。文忠親出示予云。吳蓋致仕也。不應用往與盡字。前輩一字不苟如此。攻媿嘗問文忠近看誰四六。以益公對。攻媿曰。渠只會說大話。如奄有萬方。君臨兆姓。蓋王言只當作多方庶姓。與臣下表語不同。

甲戌進士

袁蒙齋甫甲戌進士第一人也。文忠實閱其卷于殿闈出。則以前三人副卷示予。而亂其次序。沒其姓名。余讀其一。謂文忠曰。此卷雖盡用老師宿儒遺論。必是一作者。公未荅予。又讀其一。以國論國事爲說。國事謂廟堂之用事者。國論謂議論于朝廷者。其意以國論爲空言。以國事爲實用。欲任國事者必參國論。持國論者必體國事。文忠問如何。予對以理無兩是。似不如前卷。然其說出于調停。恐是狀元也。文忠起

而撫予背曰。說得著說得著。蓋先卷乃李公晦【原注】方子。所對。而後卷卽蒙齋也。文忠欲寘李首選。而同列謂李之策。不如袁策之合時宜。又欲寘呂永年甲科亦不果。同年進士徐淸叟。亦幾中首選。亦以議中書之務未淸。又用藝祖問趙普天下何物最大。普對以惟道理最大事。有司亦疑其稍涉時政。僅寘第四。徐既爲御史。彈袁文亦及其策。幷與其父絜齋燮學于象山者爲異端。謂不宜寘經帷。

函韓首

韓侂胄欲遣使議和而難其人。欲用吳門王大受。大受謂敵人以首謀爲言。通軍前書。宜勿用平章衡。以丞相代之。【原注】謂陳自强。敵問首謀。則荅以今已避位。蓋至計也。韓疑其建明漸廣。不能從。用薦者言。召蕭山縣丞方信孺。假檢詳出使。信孺途間具知金欲先遣使于我。此其力已困。與敵反覆論辯。凡稱謂歲幣土地一如舊。敵多爲術以困方。然欲遂和。不敢殺也。方恐我急于賣和。別遣使命過有所許。誑敵以歸報所索可否。而後復來。敵許而津之。韓懼方遲留。果議別遣使。方歸語韓。韓欲再遣。方謂韓曰。信孺旣爲朝廷萬里行矣。初不憚死。今具得敵要領。卽再往亦決不死。惟稍一作少。遲信孺行。敵必遣使來報。且一作具。議平章聽愚計。韓疑其重于再往。遂用大受里人王柟以代方。柟詣金庭。惟貶號割地不從其說。及再往。韓已誅。凡函韓首。與易弟爲姪。增幣重寶。皆從之。故金遣諭成使來。先是有旨百官詣朝堂集議。韓首事。樞密章

良能建議以爲姦凶已斃之首又何足惜時王忠簡公介抗議以韓首固不足惜而國體爲可惜章以語侵公公奮起曰今日敵要韓首固不足惜明日敵要吾輩首亦不足惜耶會文節倪公思亦謂一俛胄臾頭顱何必諸公爭王議遂不勝章竟呼省吏伸黃紙揭于衆魏曰今據禮部侍郎倪思議到姦凶已斃之首又何足惜遂竟函韓首送金諜者謂金既受韓首證之曰忠繆侯方之在敵中也金元帥責我失信擅起兵端方折之曰爾失信故我失信帥曰我何爲失信方徐謂曰我之用兵在某月日爾之誘逆曦在某月日以日月先後計之是爾先誘我叛臣也敵服其探伺精的類若此故語寒金元帥頗能詩索方聯句敵以失蜀調方云儀秦雖舌辨隴蜀已脣亡方即應之曰天已分南北時難比晉唐金元帥又謂方曰前詩非劇爾國有州軍幾今一擲已失五十四州吾爲爾國危矣方聲色弗撓對以銜命在此固未知失蜀本末大元帥閒諜素明獨未知我之所以立國乎象犀珠玉之富俱出于二廣江東西則茶桑之陸海也淮東西則銅鹽之藪澤也浙西十四郡爾蘇湖熟天下足元帥之所知也而況生齒日繁增聚者衆蓋嘉歲闢圩圍浸廣雖不熟亦足以支數年矣浙東魚鹽之富海藏山積食之雖衆生之無窮閩自爲東南一大都會其支郡有六又且兼一有浙字江淮之所入故吾國之餘波常及于大國者以其力之有餘也彼蜀之爲蜀號爲州五十四其財賦擅吾國者百不十一然而僅足以爲五十四州軍民之用一有榮色或轉餽焉白石饒風之提必不爲他人有者凡以爲民而已金元帥嘉其辯而憐之故有儀秦之許方敵要吾以

貶號割地、方則（則一作是以）有晉唐之對。方之未見知于朝也。廬陵布衣劉過。亦任俠能辯。時留崑山妻舍。韓頗聞其名。諭錢參政象祖風。崑山令以禮羈縻劉。勿使去。令輕於奉行。遂親持圓狀見劉目之以奉。使別設供帳精舍以俟之。劉素號揮喝。喜不勝情。竭奩貲以結譽。後朝廷既用方干。令小官也。不復敢叩。錢劉賓客盡落。竟鬱鬱以終云。

胡桃文鴿鴿色炭

予方修宣和沈腦燭事。適讀王竹西侍郎奏劄。又知當時御爐炭樣。方廣皆有尺寸。炭紋必如胡桃文。鴿鴿色。王公諱剛中。號竹西。字居正。常守婺。（一有女字。）適當漕司封降色樣。奏之上曰。臣向者備官行朝。目覩陛下宮室卑陋。乘輿服御之物。一切苟簡。雖異時達官大姓之家。有過于今日者。陛下悼國步之艱。猶有謙抑不皇之色。此必有司之過舉。諒非陛下之本心。臣輒將所降炭樣封送有司收掌。更不行下屬縣科買。而聞之旁郡。蓋不勝其擾矣。

王竹西駁論黃潛善汪伯彥

陳東歐陽澈。【原注】先贈朝奉郎祕閣修撰。當建炎初政論事。指摘上躬。貶議大臣。蓋宣政以來所未有也。大臣惡其訐己。陰用上手批。竄二子于法。予嘗得東將臨刑家書手蹟。時猶在神霄宮墨行盤盤。區處家事。皆有條理。自

知頃即受戮。略無慘戚戰慄之意。一作狀。蓋東漢人物也。上大悔悟。贈東諫議。澈延閣。賜田以旌其後。且下詔自責。時大臣蓋黃潛善汪伯彥。潛善已先死。伯彥猶在。竹西王公代言西掖。會上追贈東澈。遂因極論二人不學無術。恥過遂非。使人主蒙拒諫之謗。朝廷汚殺士之名。此而不誅。何以爲政。若潛善魂魄有知。猶思延頸就戮。而伯彥軀幹固在。不識何施面目。伯彥遂落職。潛善永不追復。王遂草贈東澈詞。及伯彥落職制。其略曰。古之人願爲良臣。不願爲忠臣。【原注】用出處。云云。惟爾東爾澈。其殆有意於爲忠臣乎。雖然爾不失爲忠臣。而天下後世顧謂朕何如主也。八年于茲。一食三歎。通階美職。豈足爲恩。以塞予哀。以彰予過。使天下後世考古之飾非拒諫之主。殆不如是。伯彥制曰。朕痛念建炎之初政。實虧從諫之令名。俯仰八年。瞀寐永歎。比下責躬之詔。敢爲歸咎之文。而論者謂汝專宥密之司。實任仰成之寄。汝言汝聽。汝弼汝從。宜思廣朕之聰明。何邮庶人之議政。使人主蒙拒諫之謗。而朝廷汚殺士之名。仰覩君親。何施面目。朕覽人言而惕若。撫往事以何追。罪固在于朕躬。誼難寬于爾責。蓋東澈書顓攻黃汪。爲黃江者。正當上震怒未解。宜叩頭請免二子。上倘不從。以去爲期。則二子必不至東市矣。當時諫臣亦有不容不與汪黃分其責者。王公本以三舍法爲大比第二人。公應舉時。已罷詞賦。故士不服習駢儷。崇觀雖設詞學。所以救罷詞科之失。而公已不復業。此故力辭玉堂表云。臣幼值朝廷以王氏父子議學取士。汩沒心術。耗敝精神。晚而知悔。始從師友。妄意窮經。其于雕鐫綴緝之文。未嘗經意。惟自昔國朝外制初無定體。故臣得

值（值疑直）以陛下意志廣著之訓詞求之近俗固已非是若夫內制之謹嚴不容率意而有作帖黃又申述司馬公辭制誥事縞慕其不欺君之誼上嘉歎詔從之嘉定中未嘗詔罷科目凡以宏博應選者有司承意不敢以名聞嘗用余嶸爲中書舍人余素不習此余表姪應子和鏞嘗試曾學有司亦僅與申省文得典誥體時爲安吉宰安吉去行都三日可達余之草制皆取之安吉省吏趣請詞頭余之左右必曉之曰安吉人未回余不習此宜如王公力辭可也然能取之安吉亦善矣陳正甫諱貴誼以詞學中等嘗考潘子高詞卷六篇俱精博惟集賢院記偶不用李林甫註六典書目事陳以此爲疑而黜之然心服其文當其寓直玉堂凡常行詞皆屬潘擬蓁潘性至密惟予知之陳索潘文晷刻不差且遣皁衣立門以俟陳每餽潘酒富甚嘗與予共酌于糧料院之雲根云

呂成公編文鑑

東萊呂成公祖謙集皇朝文鑑既成孝宗錫名文鑑除公直祕閣暨賜御府金帛成公謝表云既叨中祕清切之除復拜御府便蕃之賜陳騤時爲中書舍人執奏以爲此特編類之勞恐賞太厚上不悅陳成公遂力辭帖職上不從文鑑之成考亭先生見之謂公去取未善如得潘某人詩數篇已寘選中後有語公以潘佳處甚多恐不止如所選公遂併去之

洪景盧編唐絕句

孝宗從容淸燕洪公邁侍上語以宮中無事則編唐人絕句以自娛今已得六百餘首公對曰以臣記憶恐不止此上問以有幾公以五千首對上大驚曰若是多耶頃卿爲朕編集洪歸搜閱凡踰年僅得十之一二至于稗官小說神仙怪鬼一作詭婦人女子之詩皆括而湊之迺以進御上固知不迨所對數然頗嘉其敏贍亦轉秩賜金帛

秦小相黃葛衫

秦檜權傾天下然頗謹小嫌故思陵眷之雖檜死猶不釋小相燾嘗衣黃葛衫侍檜側檜目之曰換了來燾未諭復易黃葛檜瞪目視之曰可換白葛燾因請以爲葛黃乃貴賤所通用檜曰我與爾却不可用蓋以色之逼上

秦夫人淮靑魚

憲聖召檜夫人入禁中賜宴進淮靑魚憲聖顧問夫人曾食此否夫人對以食此已久又魚視此更大且多容臣妾翌日供進夫人歸亟以語檜檜恚之曰夫人不曉事翌日遂易糟鯉魚大者數十枚以進憲聖笑曰我便道是無許多靑魚夫人誤耳

高宗好絲桐

高宗自康邸已屬意絲桐時有僧曰輝曰仙嘗召入以是被知上旣南巡吳會二僧亦自京師來欲見上

未有閒。會上幸天竺。二僧遂隨其徒迎駕起居。上感昔至揮涕記之。還宮即命黃門召入。黃門對以須令習儀。上曰。朕舊所識。縱疎野何害。僧徒固宜疎野。黃門復奏以爲入夕非宜召。僧徒之時。上曰。此却是翌朝召二僧入。道京師事。與渡南崎嶇。上甚悲且喜。由是宜召無時。二僧冀規靈隱。疏地剔菴以老。其徒不能從。上至遣使諭靈隱僧。僧猶豫未奉命。上降黃幟。任二僧所欲爲界。靈隱僧懽而縱二僧自營。今額爲天申圓覺寺。上既倦勤。退處北宮。閒乘小藤團龍肩輿憩其廬。重華脫屣萬乘。亦修思陵故事。有御製二詩。其徒摹雲章于壁石云。

黃振以琴被遇

琴師黃震。後易名振。以琴召入。思陵悅其音。命待詔御前。日給以黃金一兩。後黃教子。乃以他藝人。詔以爾子不足進于琴耶。黃喟然歎曰。幾年幾世。又遇這一個官家。黃死遂絕絃云。

倪文節請以諫議大夫入閣

嘉定初。倪公思以禮部侍郎上疏。乞以諫議大夫隨宰相班奏事。上手荅甚寵。且許之。時相疑其爲僞。歸咎奏邸報吏妄撰聖旨。杖背而黥之。時山東歸附者衆。荊襄帥臣列強弩射之使還。慈湖楊公簡手疏其事以白上。謂此非仁術。且失中原心。以少緡錢賂銀臺通進司吏。繳進上。至以楊公疏宣諭時相。以容臣契勘復於上。遂止劄下契勘。銀臺不應受餘官奏。惟從官可也。仍用治邸吏法治臺吏。蓋舊典獨許從官繳奏。自銀臺入。時銀臺蓋已不復用典。雖從官亦納劄廟堂。眞文忠已居玉堂。終以官非正從。當制有所

可否。亦止入劄乞敷奏。楊公急于發上之聰明。故不暇用典也。

去左右二字

韓南澗元吉雖襲門蔭。而學問遠過于進士。孝宗謂兩制之選能者爲之。顧何擇于進士任子。嘗除韓權中書舍人。旋以稱職爲眞。自以門蔭力辭。然恥于右之一字。徵諷臺臣請進士去左。任子去右。上從之。至今著令云。時有士人朱游。頗任俠多記聞。因謁入語韓云。中書誤了。以任子位中書。顧不榮于進士乎。削左右字。則混然無別矣。韓愕而悔其事云。

宣政宮燭

予既修王竹西封還宮中降炭樣如胡桃文鴉鴿色。蓋宣政事。建炎紹興猶襲用未改。故竹西力陳請罷去。其宣政盛時。宮中以河陽花蠟燭無香爲恨。遂用龍涎沈腦屑灌蠟燭。列兩行數百枝。燄明而香溶鈞天之所無也。建炎紹興久不能（一無能字）進此。惟太后旋鑿沙漠。復值稱壽。上極天下之養。故用宣政故事。然僅列十數炬。太后陽若不聞。上至奉巵白太后。以燭頗愜聖意否。太后謂上曰。你爹爹每夜常設數百枝。諸人閣分亦然。上因太后起更衣。微謂憲聖曰。如何比得爹爹富貴。

柔福帝姬

柔福帝姬。先自金間道奔歸。自言于上。上泣而具記其事。遂命高士儻尚主。一時寵渥莫之前比。蓋徽宗

僅有一女存。上待之故不忍薄也。及韋太后歸自北方。持高宗袂泣未已。遽曰。哥被番人笑說錯買了顏子。帝姬柔福死已久。生與吾共臥起。吾視其斂目實肯。上以太母之命。實姬于理獄具誅之東市。或謂太后與柔福俱處北方。恐其訐己之故。文之以僞。上奉母命則固不得與之辯也。然柔福自聞太后將還鑾駕。卽以病告。嘗以尼師自隨。或謂此尼曾事眞帝姬。故備知疇昔帝姬俱上在宮中事。僞帝姬引見之頃。呼上小字。尼師之教也。京師顏家巷髮器物不堅實。故至今謂之顏子生活。

技術不遇

思陵時。百工技藝咸精其能。故挾技術者率多遇。而亦有命焉。吳郡王益。嘗以相士薦於上。上以王故召見。見上則曰。陛下堯眉舜目禹背湯肩。上卽駕興曰。到處纔將來。王又爲李世英進墨。每一圭墨重十兩。上曰。恁麼大將如何把。王偶致棋客關西人。精悍短小。王試命與國手敵。俱出其右。王因侍上弈言之。翌日宣喚。國手夜以大白浮之。出處子極妍靚曰。此吾女也。我今用妻爾。但來日於御前饒我第一局。我第二局却又饒爾。我與爾永爲翁壻。都在御前。不信吾說。吾豈以女輕許人。國手實未嘗有女。女蓋教坊妓也。關西樸而性直。翌日上詔與國手弈。上與王視第一局。關西陽遜國手。上拂衣起。命王且酌酒曰。終是外道人。如何敵得國手。關西纔出。知爲所賣。鬱悶不食而死。

劉錡邊報

高宗得劉錡奏。逆亮將戒日渡江。上以爲憂。劉貴妃適侍進曰。劉錡妄傳邊事。教官家煩惱。上正色責妃

曰。爾婦人女子。如何曉得。必有教爾欺我者。斥妃出不復召。今葬西湖之曲。憲聖嘗從上航海。倏敵騎數十輩掩至。欲拏御舟。后徐發一矢。其一應弦而倒。餘悉引去。高宗重于視師之役。后苦諫必往。至跪奏曰。若臣妾裹尺五皁紗。必須一往。妃不逮聖后矣。

陸石室

陸凝之字永仲。號石室。餘杭人。丰神雋拔。論議倜儻。尤好爲詩。少年以計偕入汴。郡法從見之。疑其爲仙。邀陸雜坐。命相者某道人視之。道人于羣官中指陸曰。這官人只是秀才。諸公因叩以科第。則曰。且還山脩讀。陸大不得意。道人臨別揖贈以粒丹曰。緩急幸用之。陸亦異其人。貢丹襦帶中。果報罷。垂翅南歸。舟循汴。風激浪怒。舟不能勝。亟抽帶中丹投舟外。風浪始帖息。陸舉手謝天。幸不葬魚腹。汴上有呼其姓名者。則道人也。丹粒炯然已在道人掌中曰。吾丹欲濟子之身。非濟舟用也。陸方從道人再覓丹。汴流急不得語。陸惘然而已。歸用其說隱于大滌洞天之石室。人因以石室稱之。居踰歲。又有一道人訪陸。形貌不類疇昔。以紳纏髮垂背。紳上繪八卦。手持惜氣。揖陸曰。貧道今夜宿山中。分秀才半榻可否。陸難之。道人又曰。可借一凳宿于石門之外竹林中否。陸欣然予凳。既得凳。即視雲漢。仰臥唱歌。韻以惜氣。閒作步虛聲。音節宛轉。響應山谷。林鶴爲之旋舞。陸寢自若也。迨曉。道人持凳謝陸。長揖而別。陸回首。道人登室前天柱峯如飛。頃已在霄漢。陸撫膺懲悔未已。頃又有紗巾白紵袍道人。問大滌道人宿此。今安在。陸語以早已去。道人曰。君不識鍾離公也。或謂後至者即洞仙。陸猶不悟。光堯退處北宮。思大滌雙逕之勝。心

幸大滌。道流清宮以竢。時憲聖亦侍。羽流結亭起居。光堯于駕上詔以今是閒人。不須這禮數。道流進天目水洞霄茶。光堯俱憲聖意甚適。宣賜其徒金帛有差。進士觀者問以山中頗有能詩客否。觀師素憐陸乃（一作亟）以陸對。進陸行卷。太上讀數首。太息曰。布衣入翰林可也。歸當語大哥。【原注】（孝宗）憲聖從旁贊曰。太上只好休。既是山林隱士。必不要人知。他要官職做甚。看引得大哥定要他出山。卻是苦他。太上深以爲然。遂不以語孝宗。凡陸所四遇道人。或以爲神仙。固不可測。而一日之頃。不遇三宮亦命矣。夫陸竟終于石室云。

開禧兵端

韓侂胄亟欲興師北伐。先因生辰使張嗣古【原注】（時爲左史）假尚書入敵中。因伺虛實。張卽韓之甥也。使事告旋。引見未畢。韓已使人候之。引見畢不容張歸。卽邀至第。亟問張以敵事。張曰。以某計之。敵未可伐。幸太師勿輕信人言。韓默然。風國信所奏嗣古詣金廷。幾乎墜笏。免所居官。韓敗。張未嘗以語人也。韓後又遣李壁。因使事往伺。壁歸力以敵中赤地千里。斗米萬錢。輿襪爲讎。且有內變。韓大喜。壁遂以是居政府。予嘗觀龔巖李公燾題名金山云。眉山李燾。攜子庠。壁。塾。壍來。可謂名父子矣。惜其仲子未熟顏氏家訓爾。